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世說新語

世界書局印行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德行第一	一
言語第二	一三
卷二 政事第三	四一
文學第四	四七
卷三 方正第五	七三
雅量第六	九〇
識鑒第七	一〇〇
賞譽第八(上)	一〇八
賞譽第八(下)	一一五
卷四 品藻第九	一三〇
規箴第十	一四四
捷悟第十	一五一
夙惠第十二	一五三
豪爽第十三	一五五
容止第十四	一五九
卷五 自新第十五	一六四
企鵝第十六	一六五
傷逝第十七	一六六

卷六

棲逸第十八	一六九
賢媛第十九	一七三
術解第二十	一八二
巧藝第二十一	一八四
寵禮第二十二	一八七
任誕第二十三	一八八
簡傲第二十四	一九九
排調第二十五	二〇五
輕詆第二十六	二一七
假譎第二十七	二二三
黜免第二十八	二二八
儉嗇第二十九	二三〇
汰侈第三十	二三一
忿狷第三十一	二三四
讒險第三十二	二三五
尤悔第三十三	二二六
紕漏第三十四	二四一
惑溺第三十五	二四三
仇隙第三十六	二四五

世說新語卷一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仲舉先賢傳曰陳著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掃除天下。值僕桓之末。國豈用

爲豫章太守。

梅內先賢傳曰著爲尚書以忠正許黃戚不得在臺

選發章

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

預炙雞一隻以餽。饋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隨外以水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廳。陳

曰。武王式商容之闕。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臨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袁宏曰書在豫章爲得個設一榻去則隱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與諸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

給者虞云。顏子復生而接出。孤獨父爲牛醫。顏川荷傘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固有顏子

寧知之乎。奉高曰。嘗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德然若有所失。母問役何。不樂乎。復從牛醫見

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風伯

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密密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吾

道君子。微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應。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汝南人。友黃叔度於

家巷。辟大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關曰。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辟恭

祖陶之泰曰奉高之舉聲諸仇能雖信易絕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

清妙有文武備才選司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

麟莫能上上則化爲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被章得獨故之中執案刀導之

至德著名雖高風承世餘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達爲

常言荀君指蹤難尙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爲朗事令太丘長風化宣統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

日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尙小載箸車

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瑄後漢紀曰淑有八子俊鵬瞻靈注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文若亦小坐箸鄒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濟贊晉陽秋

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亦小坐箸鄒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濟贊晉陽秋

姪造恭父子于時德星聚客有問陳季方也才識同建司空據公車傲不就足下家君太丘

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

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寧字長文祖寧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言皆父意與季方子孝先陳氏傳曰

魏子處字

季先州辟不就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

爲弟。

一作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

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

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

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鄭原。管寧俱遊學相舍。時號三人爲一

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

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

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鄭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勸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發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

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鄭人。魏司徒。

歆嘗曰。子非吾友也。歆嘗曰。子非吾友也。歆嘗曰。子非吾友也。

三代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曄。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讀曰腊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恩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爲稅歲。古之遺語也。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景運司空。而爲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婿婦歆曰。歆爲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鄧大等六七十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稍福惠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天中道墮井。皆歆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諡娶高平薛氏。生

輒與祥俱。又虛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處方感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慈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急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咸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

曰。祥後母庭中有李樹。結子使祥晝視。晝夜則趨風。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扉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徵爲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

鴟。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籍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州刺史。王預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阮懷歎之。自以不能側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卒。康家諺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

官長嘗請管。管勸修此三者。何意不治乎。並受詔上。願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情固爲本。復問吾等對曰。情實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恨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懷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向壽。董仲達。僕射王公。傳上曰。此諸人若俱。恐朝夕執事有落。亦各其責也。然天下之至。顯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許論時事。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集微曰。康字叔夜。魏國經人。王隱晉

國經籍。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娶爲虞預。晉書曰。經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則傳曰。康性舍垢。謙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貌人俗之勝業。

也文章敘錄曰康以竊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宗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後裴楷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

陽秋曰戎為護國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親慕奔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仲南和嶠亦名

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猶頓顙哀毀不違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

風痺之傷屈陽平太守杜超致為功曹少飲郡吏三百餘人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

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

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晉陽秋曰世祖及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徵冀州刺史有俊識楷時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

歲請一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

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楷行

動毀譽雖至虛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晉陽秋曰裴少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鴈果能傷

人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形損壞不害不勝喪乃人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形損壞不害不勝喪乃人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

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

戎由是顯名

罪役 扶風王駿 真預晉書曰駿字子誠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親作者 齊王譚晉受爵封扶風王鎮關中爲政最優美號曰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母譚之字彥國泰山幸高人胡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靈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黃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錕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襜脫衣服履踣蹠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裸次者名之爲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鄒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給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 鄒慶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僕御史大夫鄒慮後也少有體正耽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鑒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微爲領軍鑒司空太尉中典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 鄒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二年 周氏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後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明俊機警風韻標激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選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戮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效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思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綽字士吉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

席子廷尉卿避地江南。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叔別傳曰又字叔

溫婚聘爲光祿大夫。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

司馬遷大尙書出督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必輕於五殺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

以五牟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胎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殺大夫。魏謩而不羸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買人載國於虞諸買人買百里奚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

欲所在有異。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暨以德行稱父裁侍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事

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

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賈以忠清顯賈爲荊州臧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賈賜威緡

放鹽取權舉欽食早復隨旅進道賈懷下都督陸績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

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賈賈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聽見與論錢

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

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清不如也帝曰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

勸所獲召見立膝下與誨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鄰胡人失火燒車營勸吏案問胡人勸攸度不

可與爭乃日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燒罪應萬死勸知造之所經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

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探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存逸民今當步走儻兩兄盡死不

如棄已兒抱逸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進之至莫復及攸明日蔡兒於樹而

去遂渡江至尙書左僕射辛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

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浚字長豫丞相學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

見敬豫輒嘖。文字志曰王浚字敬豫等次子也少學不綴族學向武不爲等所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筆墨書與庾闡紅彩以爲弄聞長豫與丞相語恒

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

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箴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尊娶彭城曹超女名

淑

恒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臨國龍亢人漢五更桓彝十世孫也父顯有高官彝少孤歲鑒明朗達觀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屋止京邑內持法頗外允具瞻致道之法師也以豪慈清淨而不避風塵考室劉勝東二百里御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標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人明穆皇后長兄也強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璆璆避地會稽埭拱髮然稱人嚴靜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

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業相馬經曰馬白領入口或語令賣去。謝林曰殷浩庾云賣之必

有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

爲後人古之笑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母問其故對曰夫未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讀陳留尉氏人祖瑒齊國內史父顯族

南太守裕僉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棄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衷史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

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書布綈在兄鄰邊坐

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達溫雅豁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嘗得蹤王東海筆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

晉陽秋曰褚夏字季野河南陽夏人祖慈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夏少有簡貴之風冲靜之稱累遷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懽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敬字真長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真長有雅裁雖草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爲政務讓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

久矣勿復爲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要佛國劉驥女投

太尉劉子真清鑒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日子安不訓導

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故豈遺訓所變耶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爲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開有智度穆帝幼時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

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

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

敢毀傷。是以啼耳。

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僕蔡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讀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鄉太學博士數請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

宣

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琰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琰愛之以宣貧加年饋疾疫厚餉給之

宣又不受。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嘗言。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

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閭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

有餘事。唯憶與鄒家離婚。

王氏諱曰隱之娶高平鄉壘女名道茂後繼婚隱之別傳曰祖父隱繼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輒尙餘姚公主璽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

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監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爲長史孝武說之饒爲黃門侍郎自初桓南郡殺袁悅之後上疑爲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爲北蕃荊州刺史王統死乃中認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

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觀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愷少子也幼重中愷甚愛之命以爲嗣年七歲襲

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紀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觀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觀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

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

觀亦卽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

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春秋傳仕爲令尹無喜色三日之無愠色

尹子文嗣氏也諡曰令尹子文三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韓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檢給至鎮。而桓玄揚言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施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位還。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子也。少有令譽。自王導至坦之。六世咸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

桓玄敗後與父輪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及仲堪參軍羅企生。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生客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隨參軍仲堪多。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亡而無斷。爭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侯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後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處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

解理策馬而去。候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逢不諂。偏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得以此國土不能共珍。雖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

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豈計自傷力。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勞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弟。咸悼之。

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人。父康有奇才。簡紹紹十歲而孤。事母孝。雖果還。散騎常侍。惠

帝殿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微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登。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

先曾以一余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聞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駿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植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則傳曰恭清嚴貞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

都督。前將軍。青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見其坐十六

竟二州刺史。也。甚得名於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整見稱。仕至荊州刺史。

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餚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

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掾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食樹節。以備素。見禮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

射時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章夫人艱。道助避之。小子附子隱之。小子也。吳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施童僮女名素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懷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

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壽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哀。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同居。康伯母揚伯曰。汝後若居。參衙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康顯孝。哀頌九族。冬月無被。短玄袷。章繼南之徵。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食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

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食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向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食泉失廉價之姓吳隱之爲刺史自酌食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

閏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情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

職王朗等並請爲按共書刺從讓讓平衛

奉高曰。

昔堯聘許由。

面無忤色。

皇南謚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讓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

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之巖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穀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先生何爲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

明府初臨。

堯德未彰。

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

也

年九歲。

嘗月下戲。

人語之曰。

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邪。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死蟾而與冥逆明陰繫於陽也

徐曰。

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

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

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

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歎

竊讀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仲泰山都尉韙別傳曰融四歲與兄

食梨願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許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

之膺問高祖祖父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也衆坐莫不歎息食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入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奇韙應聲曰即

如所言若小時豈了了乎皆大笑願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者勸誘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奔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

後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餘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融衆太祖收實法焉二子懼融見收願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向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安可安孫盛之言融所未嘗八歲小兒能懸了葛處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奔

模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遠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尙猶在茲而況顛沛哉感

以此爲笑談無乃職夫人之子與蓋

由好奇多情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詣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怪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仲弓所非豈有感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

衡反摺刑辟殆不熟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

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王康注

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榮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榮也

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僇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

高宗放孝子孝己。

孝己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竊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吉甫周助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董仲舒

放孝子符起。宋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

荀爽一名詡。漢南紀曰。謂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潘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還去。

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閔。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

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閔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

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

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解狐其隱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若子。祁奚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德。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

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不爲悖德乎。

爾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爲漁陽摻。搥淵淵有金石聲。

四坐爲之改容。

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潁學少與孔融作爾衡之

帝京師貴備者。衡優一刺。遂至。浸。臨。竟。無。所。謂。臨。數。與。武。帝。臨。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法。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終。焉。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閭。列。坐。賓。客。以。鼎。錡。製。衣。作。一。罽。年。一。單。絞。及。小。彈。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爲。漁。陽。摻。搥。淵。地。來。前。踴。躍。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德。衡。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發。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自。衡。後。乃。第。擊。鼓。復。擊。鼓。摻。搥。而。孔。融。曰。爾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揭。於。傳。嚴。之。時。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

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龍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嘗謁南州士人之冠見由是漸聞。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上坐，士元樹下，口誦詩書，至夜微暝，人少，時生蠅，純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謁冠往見，徽微採桑樹上，坐士元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數日，德公說知人，實處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未有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則謂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征，攻洛陽，流矢中士元，帝辛時年。德操曰：司馬徽謂諸君以徵士德操潁川陽國人，有人俗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所棄不說。識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稱言佳，其婦誅曰：人實所棄，君人乃辯。

得其一皆言頭來還發又厚祿之劉表子宗往侯歇所問在不會發其納納過如左問司馬君在邪歇發者便推與之後
聽其孫印頭來還發又厚祿之劉表子宗往侯歇所問在不會發其納納過如左問司馬君在邪歇發者便推與之後
紫左右見段醜惡罵曰死屠將軍欲求見司馬君侯何家田奴而自稱是邪歇歸刈頭著錦出見紫左右見
求族落者敬自棄其靈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耀人者謂彼急我援也今彼此正錡何爲與人殺曰人未嘗不
已求之不如將術何可以財助令人衛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安語
此輩小書生耳其智而能退此類刑
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
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禹爲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實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責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墜吾事
蓬戶不完桑樞而參牖上墮下極然而發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環墻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屬與周之飾憲不惡學
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許由所以抗顏

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考曰

臣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魏文侯後以詐進爵故曰竊也詩詁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士元曰僕生並鸞垂窠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使橫隨侍太子酒酣坐轍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橫獨平視他日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與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抄撰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散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與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爲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座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公聞乃收積銀死詭作部文士傳曰積性韓捷所問應舉而客坐平揖甄夫人詔詭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尙方觀作者見積臣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積因得喻已自遲跪而翼曰石出荆山遷殿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璧之不如臺隱之不加臺隱之不增文稟氣堅真受之自然願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積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得罪貴初之時顯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鍾字季子也年十三年十三魏文帝聞

之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爲周易老子訓歷大聖相國還大傳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寢以觀之毓拜

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經遠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清練名理累遷黃

門侍郎諱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繇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逮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爲嗣文帝

與俱獨見子母屈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後令帝射其子帝量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爲嗣是爲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遜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

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昭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

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會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秦詩曰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穆公之文女公嬀驪姬之難未反而秦穆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謂之陽康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國爲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卽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爲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驥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尙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在正始中曹爽用爲中書主選掾宿衛者多得濟拔爲司馬宣王所誅奏丞相塞食散論曰晏食散之方顯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尙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密中散語趙景真。趙景真字景真代郡人僕未其祖施宏客綠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氏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讀書至石經古文事去後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載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師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煥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髮白黑髮赤唇明目鬚類不多閒詳安諦讀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汝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詩有白起風至論識情辨有從機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鄴斷九獄見發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

以營之。王從其計。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機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正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髀表

以本爲案。加律其上。以度葦灰。抑其內。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懿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遠播聲重取上黨李喜以爲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潞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稱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聘政。爲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諡關人。少爲農人。後領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文丘長碑。解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爲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爲衛軍所害。

艾對曰。鳳令鳳令。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辭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進。

後入蜀在魏廟山中。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南人。少爲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偕鍛於洛邑。與呂安。嵇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懷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生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詔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棄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

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情。寧真。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翼

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懿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庸雅。有會稽體之風。還向會令。爲荀綽所害。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士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

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顗少子也雅正有才望靚以書闕版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

孫皓問

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供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幹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陵令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

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

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斷而中斷者侯

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畫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隨侯鄒其夜光也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

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

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

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遷教誨也

得無諸

君是其苗裔乎

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褻

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

戲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义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

混混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濟有清識稽古名言名理歷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賅世祖嘗問僕射及建章子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說延陵子房亦超越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說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掾第二子也有機才能庸言

起家中書

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歷將軍賈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

郎終太僕

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

不羣仕至焉期太守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浚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峩嶩以嵯峨其水泮澱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秦記

經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東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

日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

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

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入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

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

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傳才司空張華

平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草羹

但未下鹽破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曾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

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入故光武嘗謂景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村幾世答曰民去崔村如明

府之去陳恆

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愷字景文祖伯封琅邪王父恭王瑯琊帝襲爵爲琅謂顧驃騎曰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亳無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爲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縣是也。殷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

庾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變然倚聲不敢操也。汝南黃泰指顗操之士嘗數曰汝顗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雖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

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痺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謝倫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湛之徙創今地。周侯

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囚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爲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聽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璠尚書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識遠達天。玠令陳郡謝幼輿數以祖父之禮諭者以爲在王眉子平子

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啟道曰裴父有冰清之資。增有璧潤之望。所謂泰晉之匹也。爲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樂星。問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振法。景還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

榮道公

榮道公

榮道公

榮道公

榮道公

榮道公

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鄭黎晉紀曰：尊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據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

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不徙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筍焉。實為海

內之秀。

劉琨雖隔閼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瑔有經國之才，父瑒，光祿大夫。琨少繼偏舅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

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兗州刺史。為段日海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劉氏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舉於江南，子其行乎。

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微，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抗

遼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達高旨，以左長史。擢嶠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

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

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

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諱林曰：初溫

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感

歎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住，曰：「既見管仲

仲。

天下事
無復憂

王敦兄舍。爲光祿勳。舍別傳曰舍字處弘瑗邪臨所人黑靈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謀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

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問已舉兵討之故舍南奔武昌朝廷給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

且旦到公車旋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聞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

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鄰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供

鼓妖先作易中琴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鏡所謂鼓妖者也人若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

王獨往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齊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

護弟途爲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道遠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

侯謝領選。選其背而數曰。若選得此賢人。無恨候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

揮鏡吹喉。其哀樂慶與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領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家曰高坐在石于阿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家鑿立寺。因名高坐。

周侯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矚

諦。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

神足以隱映數人。深自持。語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痛於雙樹間北日。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

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

爲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擊氏世本曰瞻字景辟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旅州

刺史瞻少爲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於小吏敦曰何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經綽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親去西陽如瞻歷耳敦反乃左遷瞻郡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

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擊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

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弟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

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嘗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詣其父父

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

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舉

沈辭不受廷尉曰晏

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東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覆往豚肩實也豆徑尺言豚肩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

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憊憊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僧道草傳聞石勒雖吳好殺害因載大將軍郭默略見勤以麻油塗掌

古見吉凶數百里外驛傳圖鈴聲逆知禍福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牀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

日虎

字季龍勸從弟也征伐每斬將擧旗勸死諒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語者每旦之海上從歸憐憫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鳥從後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歸無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饒子

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

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晉陽敘曰謝向字仁祖陳郡人饒之子也謝黜喪兄哀憫過人乃遭父喪溫墳瘞之向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誦有異常童壻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憾

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志經緯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

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平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黑選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銀腰上殿進大扇大司馬諡桓

公被王隱書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適蒙先朝歷世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憾但以餘齒未諫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當冀大馬之齒尙可少延欲爲陛下北吞石虎西誅

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旅涕泗橫流伏願選提代人使必得良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才足以奉宣王猷遂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能代子相者豈刁何如管仲曰自當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侃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下令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謝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一兒

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

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楷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懿威長子也豫章太守齊莊何字。答曰。

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

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居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為欲慕莊周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

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翰謝靈運客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願。最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與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

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

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並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傷在陰者羅雙樹間入般涅槃風北首大地震動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

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太許法所著人物論自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得恭順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時許之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傳成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烏翼而搖之風不微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之不聞。文字志曰羽字意羽扇也侍中劉劭曰。有生意者熒吳之後禽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翼以白羽扇獻武帝帝疑其非新反

相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期也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鍾夔樂正

何驃騎亡後。何充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

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論者謂太后父袁宣秉朝政

夏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瓛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褚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

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祖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婚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說胡未諫餘燼假息想親勒郗卒建旗致討庸蕩伊洛展投國陵嘉穀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

曰伯也執爰為王前驅。衛詩也爰長一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諒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

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

傷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彌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穆嘗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奉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朝行遇歎曰既為忠臣不

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笮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此其歎曰聽之王陽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泉

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讎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祿未足以鎮庶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風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

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變。蓋發行入太微。時鄒超爲中書在直。中與

超字景與高平人司空瞻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景選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

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

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庚國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懷

厲鄒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顯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往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僭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進焉曰願以境內累

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覽鳥獸禽魚自來

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

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明拔爲叔父虞所賞嘗草隸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

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熱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進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帝勸學召見宴賜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金華殿詔伯受之

牟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敘極相讚悼牟秉敘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陽人懷南陽

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拔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繼嗣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疏雅如也仕參撫軍將軍專將衛千

里之足揮仲天之翼惜乎奉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處死子產以爲無與爲害自夫子之役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 牟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作牟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牟氏諱曰權字

卿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作牟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牟氏諱曰權字

卿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作牟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牟氏諱曰權字

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諱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爲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誦基令僕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曠不羣

羣冠檢衾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慕私欲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諱曰微字幼

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曰是生三機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哀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眞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

卒壯惟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

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自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

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

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孫知之文義固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

也王氏謂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靈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峻平遠父述真貴衛正坦之舉度寤寐孝友天至晉朝朝野標的當時景遷侍中中

書令領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平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書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豫州太守論青楚人物

戰國時公羊高孟朝卿術田單者齊鄉黃其大夫田子方據子魯連處于髡盼子田光顏

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犧君終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荀爽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時孝存待其元姪孫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儉伯卿宗衡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鄧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我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之文叔敖益與管晏接德者與之歌風今魯父之詩儉履陰隆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厚學說之不為利回管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項再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鄉二向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義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事聖之所葬者其風則詩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劉尹云清風朗

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痛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爽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愷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關馬都

中興書曰歲年二十八出為徐亮二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雖未觀三

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

管有至著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瑤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紛而

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

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鄉超聞此語必不至

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

支公好鶴住剡東剡山支公書曰山去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客

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造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往序

著。約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

使與者亡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會做言。叔父太傅嘗與子經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嘗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亮小字。徐廣。晉紀曰。亮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樸。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秦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

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鄆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還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

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卽睹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修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祿書。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

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卽諸。諸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卽諸蓋衆溪之下流也。卽諸已上至縣。悉在顧。惡道不可行。船卽諸已下水。置無餘。故行旅莫焉。歎曰。非唯使人

情開繚。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與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祖光祿大夫。崧少好學。會史傳。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

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

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幸別見。都下諸人。送至顯鄉。將別。既自懷惻。歎曰。江

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勳。陪後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縱徒

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怡亭時。賢皆集。宏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願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願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與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

慕老莊之道。仰其風。疏久矣。御感於陵賈妻之言。慨慕之。乃經始東山。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

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咸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波微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

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

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牧。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參。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景靈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

哭罷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大尺牀牀帷月朝十五日親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上欄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會書左丞愷之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因生時以為壽而相與忘告簡文聞之乃以諱對簡文流簡文觀識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

錦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薨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則見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瓊光祿大夫喬歷向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鄉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

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

秋冬之際尤難爲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羣峰峻峻吐納雲霧松栢楓摧蔽秋條輝鑒鑠微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

答曰謝玄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題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瞻孫綽爲之贊曰聰勝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園載芳載敷條

柯荷葛枝韓扶疎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

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琅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會祖執事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後據涼

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

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鸛鳴鴟鴞桑

好停酪餐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牟肥酪過精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體之

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

決溜春秋考異郵曰鉅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數艾榮征西案屬名曰毛玄字

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潁陽縣人博學通覽黑還中書郎豫章太守入日請佛有板衆憎疑或欲作答有

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氣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韓道子衛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提太傅孫叔相于時天月明淨都

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景字景重陳郡人父朗客曰意謂

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荀勗

修定法制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張資然州記曰。天錫答曰。陽消陰息。

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識。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一門公甚相愛美。謝女歸曰。重女月謝爲太傅長史。被

彈。王卽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

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

會稽王時。錦東則孝文王。適子府。適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

王恭小云是卿爲其計。謝會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

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

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熟。調朝廷

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

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濟論之曰。適子可謂易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

從討袁其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
景運尙書左僕射領選進尙書令
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沮壞繼從恭豫章以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
尋獨謂不宜還都建業往之株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
何處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
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
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
好色之心好賢人則舍

桓玄問羊孚
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尙書郎父綬中書
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大尉參軍年四十六卒
何以共重吳聲孚曰當以

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
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磁石立名景運
中書令尙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毋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
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孚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
郡人祖靈太常父康吳興太
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寵之引爲客職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第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
余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與馬騶服藥極尚麗後房妓妾數十絳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
賄賂家累千金當若不足玄既敗先
投義軍景運侍中尙書以罪伏誅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
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
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
省高閣迴雲隔景罕曜候時人也獵廂朝列響猶他魚鱗焉有紅樹山藪之趣於是樂輪擢

慨然而賦于時秋。玄咨嗟稱善。劉勰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屢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至故以我與命篇玄咨嗟稱善。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翕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慨然從之此詭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上通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孔隱士謂曰卿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潛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謝答曰

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儻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益數而跡益多走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寔以物與人則

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二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服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按袁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續齊吳紀曰賀郡字與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郡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宦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緣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寃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

061397

不顧之年十一歲。帝傳宣德曰。旣當親文。其統絕天下者。也。帝識曰。猘小族。那得此相人邪。好莊老。與猘康壽。爲何。何慮焉。焉曰。岫石生。無事。焉。諸聞。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若。何。宗。祿。選。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歲。裕。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祿。有。署。閤。書。柱。石。閩。東。有。大。牛。王。濟。剔。鬻。不。得。休。王。隱。曰。初。旣。領。吏。部。諸。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閩。東。有。大。牛。王。濟。剔。裴。轍。和。矯。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旣。之。虞。選。非。望。路。絕。故。謂。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樂。關。人。祖。昌。向。

書左丞父禮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
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出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選廷尉獄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舊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蜀徐

與牟祐共咨太傅鄭冲。

王隱晉書曰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情虛寡欲喜
論經史草衣粗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牟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仲乃粗下。

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100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與。河內野王人。太常陸

爲左僕射領選擢行義既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擢用之事與充客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
膺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辦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按所量充以爲其客乞公
膺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辦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按所量充以爲其客乞公

[illegible]

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
官才世祖不許乃辭法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紹遷祕書丞嵇康曰紹平簡溫敏有文
思又曉音律成濟也後宜先作祕書郎紹曰紹如此

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爲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濟所拔王隱晉書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
賢論曰

紹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公啓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
紹懼不自容將解

有文才山公
啓武帝云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愷汝南太守承仲駿其欲無所循向累遷東
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

怡然元皇爲鎮車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曰文王文王之圖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
王問文王之

固獨聽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固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禁於國中
爲大不亦宜乎

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

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使吏送令歸家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以吾不敢以學十五歲而爲周成公之師也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祖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册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
之後蘭薛涼作亂雅別傳

日雅字查曹穎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會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僕成陽景王六世
孫封臨沂縣侯遷家焉父微爲琅邪國上將

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於閉門不
單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陵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憤歎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帝位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
側匡衡與石頭中人密相拔至奪出亭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諱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廷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遜子渙女蘇峻招祖約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謫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諱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

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宥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露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散三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

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晉陽秋曰王少者輒者。雖疎交常實一見多隨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隨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字士瑤吳郡吳人祖增父英仕郡有器玩器量流雅景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第後庾冰代相糾密刑峻峻委時行遇收捕者於途謝小道小筆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此唱庚亦王會問象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徐廣歷紀曰尋阿衡三世經治夷險政務寬起事從簡易故垂建愛之譽也

憤。徐廣歷紀曰尋阿衡三世經治夷險政務寬起事從簡易故垂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伯嶽校庶事，勤勞務穡，雖戎旅武士皆勸厲之。有孝讓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權豪惡賤，若他所得，則同尋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性檢，密好問，頗通廣漢書，課營種樹，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槐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泣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恐不惠，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灌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關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辭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致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淨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郗中與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釋，輒博奕之具，投之以擲。藉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圖其竟，終以致愚子博奕，紛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諒者無以易也。

作荊州時，敕縣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

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

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鎮海，通有文義才情，黑雲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

虞存弟，嘗作郡主簿。孫

存，諡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閭，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高凌歷，衡學長史，尙書吏部郎，范汪某品曰：嘗字道真，仕至郡功曹。

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

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泰則傳曰：泰字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豪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得此人，嘗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慶劉敬好，向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

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取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桓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

令

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

式桓款小字也。桓氏諱曰款。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云。向從閣下

過。見令史受杖。上指雲。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

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

得速。尚書畢陶議。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致治。

東陽記云。魏字

查林。河內人。祖騰。司徒父。簡文同三司。歷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隨東陽以仁恕。獲物。遐感其德。爲微損。成猛。

殷浩始作揚州。

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懷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典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魏太宗以撫軍輔政。微浩爲揚

州從民

劉尹行。曰。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逼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援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城。江左建創。豪族并衆。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繁盛。民實三吳。頗加聲檢。正其里伍。

其中時有山簡。適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座言。宜亂舍。曠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

王說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瑛小字也。瑛別

丞相導。孫中領軍。少子有才。善行書。名出兄瑛。孫中書令。贈太常。

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王東亭與

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書曰王隱之爲中書令王強伐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繼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訟亂法大夫少

卯正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

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

喉題夫不爲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金

融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

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

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梁漢向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歲五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若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荊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禮博觀每經

歷山川及接頭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咸變於待士玄不得見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細介得通時係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

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篇言大將軍玄

進辟玄乃縫接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哀紹辟玄

及去餘之城東欲玄必辟會者三百餘人皆趨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紹克之容終日無怠融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展。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

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往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

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北太守。玄聽之良久。

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往。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荀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客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衛邸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犖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閭之孫。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

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盜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司馬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會書傳。假論同中書令李豐語。吳傳。即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語。辭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向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

彌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彌名。

彌則傳曰彌字輔。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傳聞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

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弱冠蓋即弱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被。又爲人微而不勝。約情。初與王粲相識。粲嘗致書其黃門郎。於是相與與戰。亦不絕。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彌之卒也。晉景帝虛數之。景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彌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彌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彌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往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而輿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彌論道均美。不如晏自然出拔。置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徵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僧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

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彌則傳曰。彌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徵見異之。故問。彌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傳裴善言虛勝。魏志曰。裴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裴嘗論才性。同異。鍾繇會年甚少。會集而論之。傳子曰。裴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辭能及之。可

擬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季偉。潁川潁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一家之義。通彼我之

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傳裴談善名理。而裴向玄遠。宗致雖同。食平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這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頌之。裴與

高才。幾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彌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

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

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鑠亦體道而言約會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敬請當待款與以舉廣為業後

進庾敞之從皆希慕筋骸頽疾世俗向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顏廢開欲說理而顏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論名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

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

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

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也二曰噩夢謂驚悸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

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

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長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

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兩也心下為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故廩有度量自

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麈尾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麈尾麈尾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駭車之輪會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

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說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秀則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鍾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往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

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往迹。唯好莊子。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

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竊絕冥始了。視曠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偽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庸辭。迨旨。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

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

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

言理不事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管家無僮石之備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

鴻臚卿謂曰鴻臚丞是有稷卨常無食能作不脩日焉後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詣壻大會

晉諸公贊曰裴散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裴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

街字夷甫第

四女適裴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鄭粲晉紀曰

裴善做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

魏別傳曰玠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異健青州刺史玠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

將軍命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琨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頃傳魏注曰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遊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魏別傳曰琨四十三卒贈太常

玠見

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承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數曰玠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

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繼而用之或聞哭而慟或聽歌而感哀樂之情均也今用

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鐵著頭而黑磨食柏而香頭處險而瘴齒居晉而黃豈惟燕之使重無使輕勞之使香勿使延或誠能燕以靈芝口以醇泉無為自得體

妙心玄旅與彼門比壽王

言盡意

歐陽堅右言盡意論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喬季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二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

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褒祖太原晉陽人祖唐父承並有高名述嘗孤事魏孝謹算數隨於長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冀晉臺田侯

謝鎮西竝在丞相自

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據王蒙王述並爲王尊所辟輒妻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尙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道人傳殺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其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入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選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閒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域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響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最應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得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象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名形白者所以命名色夫命名者非命名形故曰白馬非馬也

以示謝于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

索解人亦不得

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

褚良孫威並已見

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

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

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緒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顯。易顯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

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墨裝囊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野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繫帶守之。輪九攻之。而

墨子九御之。不能入。遂殺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徐則傳曰。准倉老易能痛言。康伯准期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

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

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准大謝尙三歲便是時施。或嘗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官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畜者易也。其德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而面。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嶺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倉地卑。乾坤定矣。卑高

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爲。剛柔斷矣。此則言其隨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

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

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康法辯人物論曰法深學義編博名聲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旛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威嘗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劉談相抗者唯威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諱曰焉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

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鵬之起榆枋小大雖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焉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鵬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歸鵬以養生之路曠故失德於體外鵬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歸於放浪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濠鏡者一飽渴者一盈豐忘蒸嘗於糗糧絕餽焉於隱隱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及

殷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發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

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版湯池百步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

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經曰默而識之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習懷

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與支共載往

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貪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

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講聖人之逍遙當時名流咸味其音旨道賈論以七妙門比竹林

七賢題比向秀雅尚莊老

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帶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

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大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

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聲支備得道或聞因緣而轉或緣境現而得悟神能獨建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度之

人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善

功不爲已忘存度情故以大覺爲名也

許掾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儋小字也文字志曰儋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康司徒左

祁王文學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弱之役與緒同年故緒弟歸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

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嬖辭情恍惚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籍女名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林時講維摩詰經支

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笑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

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則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適居會稽晉哀帝飲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適途辭邱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

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

漢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

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爲小品。略者爲小品。

下一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

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道。遂與浩不遇。深以爲恨。其爲名識。實重如此。之至

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靈。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實既未。易爲設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徒附。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

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尙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

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

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洩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

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

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聞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

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非爲也。故以天言之。所以

明其自熱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

有賓客。殷使坐。羸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會無愧色。領略羸舉。一往

參詣。由是知之。

僧稠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會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舉

殷謝諸人共集。

殷浩謝安

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咸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實空與明故

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管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語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梁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

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

殷詡廢事別見

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

僧肇往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疑殷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大焉一日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日厚

提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

尊尊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彌德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惡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

簡文

相王謂二人可試一文言。而才性殆是淵

源嗜啗之固。

嗜謂二陵之地固而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瞻而帝王之宅

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

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

謝玄小字已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飮辰告。

大雅詩也毛萇注曰將大也謀謨也辰時也鄭玄注曰飮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復。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

憑勃率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憲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向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

汰法師云。六通二明同歸。正異名。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
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大通者三乘之功

德也。一日天眼顯見遠方之色。二曰天眼。照障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日。獨靈通慧。解累世三期者。解脫在心。明照三世者也。兼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俱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謝盛德并集王家。許謝顧安王謝。

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
弘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

髮掄決行原以上跣蹠而止左手撐額右手持頭以隱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子貢曰求忠信行仁義飾僇樂人僞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竒曰非也僇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
八流四病以誡孔子
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

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入疵四病以誡孔子

審

謝

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

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羸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

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

文字志曰安神情
秀悟善談玄理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

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蒼龜。圓應不可爲共要。故寄妙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隨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託象而盡谷交著。繫繫則失之矣。故設八其者。蓋變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

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

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

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

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

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開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筆言理。

如此論辭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共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

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之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半。火不熱。而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遠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人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

九七覺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肩祖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趣也

殷荊州會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廬山慧遠。廬山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氏遊學。於隆安二年二十一。發南嶺。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獨尋道安。以爲師。神響落髮。研究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隨曇翼遠人。眼其學。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袁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巖。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燬。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我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積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嶺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李氏贈曰。諸字幼仁。泰山人。祖繼向。書郎父。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尙在。父臨之。東陽太守。諭之。歷尙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贈曰。仲堪娶項。孕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難之。孚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備言。提婆初至。爲東

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傳明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曇跋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義取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絃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字難尋。究別撰斯師。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圖寶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

管絃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字難尋。究別撰斯師。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圖寶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

此輩者秦言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

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

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

與王僧彌一應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珣迎至金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

云此乃是君轉解周遜隆安記曰玄奘言還秦都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叔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

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魯屬文太祖嘗視其文

曰休備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時鄧錡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諸賓易不洽咸儀與馬服飾不尙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

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後從雍邸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還易拔級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

空鄭中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

與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居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勗兗州記曰準有儒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

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續晉書文惠王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韓說徐而損之也一本注阮

風姿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阮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殷中御史

潘買證舉為祕書郎證誅諸鄉里事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茲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門碧雞振翼而雲披鬼神飛丸以耀微火井騰光以燭曜今有文才又頗以微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時人互有讖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張公見張

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

王隱晉書曰證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大尉金孫也祖叔顯讓令父叔侯舉孝廉證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家素所養故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會父以享家存敬豈我居不卜邪何爾當之甚乎修身篤學自後得之於我有因對之流證乃感歲年二十餘歲鄉里唐祖受書遭人之愛 謐見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欽衽讀述焉 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學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緣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縣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豈遺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

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許其人褻狎而楚欲必藥之伶和其色曰雖助豈足以當尊拳其人

不覺癡然而逝未嘗指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日月為局闢八荒為庭衡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華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樂居則歌談動則擊拊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馳其所以乃春袂攜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歸起先生於是方捧壺承樽銜杯敬酬賓客其辭曰藉糟塗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醺醺而醒醉醒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大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膚之感清俯視萬物之擾擾如紅塵之戲浮萍二豪侍側焉如雲霧之與螟蛉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錄

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

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

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魏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惇會孫也有感才文章巧思善禮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

傳有其義而亡其辭也。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殷殷

續其亡。故云周詩也。思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雖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宿制有徵。告除靈即。陪祠感痛。中心若抽。

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

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詣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掌廣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機。

太僕卿。廣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兼校總文義。多所著述。歷徵書。臣自殺。掌廣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機。古而文。籍籍蓋永嘉五年。格中大饑。途餓而死。廣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廣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廣不

能對。廣翅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廣多所錄。於斯焉。歸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

更思吾論。中與書曰。殷詡字供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隱見。詡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無終日。噉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詠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散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

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瑗別

頗並傳於世。而論於言。徒欠。詠。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須索。縱情。優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瑗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顏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瑗乃客以大事。瑗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怒。而害之。詩。瑗幽思。篇者。阮孚云。別見。泓。暉。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而害之。詩。瑗幽思。篇者。阮孚云。別見。泓。暉。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爲儔。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

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絕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牢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齊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

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

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二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

一生不會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續晉國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許昌左選戶曹參軍銜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鑿齒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鑿齒未累

世之交爭廊九城之蒙時大定千載之感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爲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割數州之衆哉且魏有孫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營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宣此五篇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澄。陸氏譜曰澄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勳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澄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

作父誄。退客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謂曰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員長。員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

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開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

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開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豪之領。一

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

見寶。文章傳曰。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

簡文稱許。據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爲屬文。自司馬相如

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晉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

老玄勝之談。而世登貴焉。至魏紅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遺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

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靈始改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懷陽人。父鑒云。鄉試擲地。要

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官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

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論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謨之

安謨曰。謹按證法。一德不凝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紀載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謝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

聞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

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諒其所作諒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文章絕麗。會爲諒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壯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謂諒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尙所會聞。遂住聽之。乃提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諒詩。卽其諒史之佳也。尙住其率有感。致卽還要。迎諒語申。且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袁遠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薛。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鑑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

中興書曰：萬魯國文惠。諡論萬集載其後四隱。謝萬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驥。少府卿。夷辟州主簿。

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

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餘卓。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

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

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奔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下。感不絕於余心。迴旋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偕同侍溫坐。溫令偕給其賦。至感傷於天下。於此改

續云：此韻所缺。協深于載。今於天下之後。便多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溫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誨宏。就屬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會孫也。好文。錦能屬詞。景遷太學博士。尙書郎。光祿勳。裁

爲負版綯。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雖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翰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徽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

里衛叔寶謝幼興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

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

復向一字。續晉書曰庾學步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韓卓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韓卓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

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

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

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

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續晉書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道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經聚云我決不及桓宣城

時伏誣在桓府與宏善甚識之宏笑而不答溫益以厚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辭不飲令人顯問

之後遊青山飲兩既歸公命宏同載宏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

章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塵散朗或謬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顯則宣城之篇信爲允也溫然止二說不同故辭哉焉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

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澄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祖云：顧長

隨寶諸年少，因相稱譽。

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達省，夜於月下長談，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逢贊之，澄之得此，矜自力忘倦，瞻將眠，語瞻：『人今代澄之不覺有異，遂舉甲且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

續晉書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

文讀書半袁豹。

邱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實，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才不減班固。

續漢書曰：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儒才，學無常師，兼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

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辭，卽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錄。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問古詩中

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

一坐之間，諫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諫，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亮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

福。天鎗壯，昧義測，倚伏大馬，反噬紛狼，翹陸橫，擢高梧，林森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故子以諫之愛，族芳藹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奔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調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于

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

相採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
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書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
軍將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詣門謝。父道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見云。牢侯牢侯。百口
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輕其兵。奔而縊死。賴卿。

世說新語卷三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範並已見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

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

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肅然不羣。徵聘不就。開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歷造其門。值賓客叢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甚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恩。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

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靖歸後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憚。以問俞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

徵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議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傳天同慶而卿最留經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華民以德夏后政盡始用刑時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戮帝歎之擢爲雍州刺史遷任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儼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濂之妹坐凌事當斧誅魏略曰濂字彥豐太原郡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峻自縛歸罪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首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自知罪重就案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然之峻行至項城夜呼援屬與欽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從坐侍御史往收督諸及兇胡暴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婦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驅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隆中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

謂爲偉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顧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處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果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於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果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

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聞譟覘之還

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諸葛

亮寇于郡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奮臨御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運艱難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

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無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遣高祖中領中領婦女之許欲以激怒冀獲曹芳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頰之威臣帝乃使琰仗鉞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琰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

登加勇銳諸者以人臣雖遠聚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諱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私辯博揚正始中設軍書爽諒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韓詡允謂曰

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盜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許之爾不以聞之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嘗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

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知如是事相附疏疏以示玄玄視之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接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諱嚴孫威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衰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色不異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瞻前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

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曰日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可徒本歷郡

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舉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

行還

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卿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齋來而

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韓壽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壽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凡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

省微宿衛無復鑑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芳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允向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快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仇榮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遣驍戰於南閣下擊自用劍乘欲殺太子舍

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舊仇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兄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鍾仗授兵

帝遣使持節督益州刺史劉璋曰：「今賊寇未平，而欲明日見王，恐有變。」遂遣兵討之。璋聞之，乃遣使求救於曹操。操遣使至成都，璋大喜，遂降。操遣使至成都，璋大喜，遂降。操遣使至成都，璋大喜，遂降。

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晉紀

日高貴卿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傅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彧召之告以可不奉曰世之論者以泰方
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臣之彧辨而入文王待之幽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對曰可諒賢充以謝
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文王乃止讓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放於人
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耀魏世功蓋天下謂當益甚於古人
垂矣於後一旦有殺君之專不亦惜乎遂斬賈充瑜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圖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
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薨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
使泰復發後
言遂嚔血死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

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壻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壻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嚮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賈晉紀曰皇太子有

唐武之風矣於信受降中而和齊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僭而太子尙信非四衛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進恩
及頭孝親認對上曰太子明肅弘毅有知明說問壻壻曰聖賢如列上默然省悟秋曰世祖撥慮帝不可承繼
大業天和壻有莫往觀察之既見為稱善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壻曰皇太子聖賢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
所當天下聞之莫不稱壻為忠而欲為故壻也按
壻頭情雅性不阿諛按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

醋。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諛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

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譙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嬪之弟也帝後因嬪生武帝主統亂焉

是以至孝發名時穉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
談者咸曰觀紹觀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

晉諸公贊曰。齊王嘗出藩而王濟諫諍無數。又累遷常山王。與趙長廣公主共入權。賴陳乞留之。世祖甚意。謂王戎曰。我兄弟至。魏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竊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謫。常爲陛下

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壽。少子也。有罪。文帝從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環往曰。言一尺布。尙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春。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預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侵義之能。身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觀在將帥之腹。贈征南將軍。領同三司。預少

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八王故事曰。賈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謀。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

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莫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

裴叔則。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彞。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當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在馬。旣而俱還杜

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利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

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 後公車來。矯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真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靖爲令而苟勗爲監靖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閭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掾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

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

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向不和。乃怒

閭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

曰昔在晉初。河內縣領校向雄。送御機牛不充。呈郡。輒隨比盜。落值天大熱。殺牛多。喝死臺法甚重。太守吳

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人治之。會司總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雄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郤。退人若將墜諸淵。

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郤。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我首。不亦幸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洽。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

王所。密紹爲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遷。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威權同敗見錄。董艾等。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爲新汲令。起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錄。共論時宜。

旗等白罔穠侍中。鑒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御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世語曰志字子遠范陽人尚書瑛少子少知
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家
冠族初領海昌今甌神君累遷丞相

焉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班。

魏志曰毓字季家族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姓行而

發言才進司空契威烈中爲
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尙書

士龍失色。見雲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客不相知。

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

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鷹舉弓而射卽中之鷹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耶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御之充著盡可體還走見

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晝日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
便歎歎無辭遂卽教內令安卽駐轅使充執東歸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復見崔望日望可憐

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接導一。副。而。上。車。去。卽。逝。頭。吏。至。家。家人。目。見。悲。甚。推。問。崔。崔。是。上。人。而。人。其。妻。是。以。良。福。去。四。十。年。矣。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楫車浮岸沒既上岸往開事後乃見霍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提其手

華鑑當時顯嘉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覆羶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儼會淺離

坐謂是鬼魅逢淫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羽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邇也充詣市

賁盤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歟有一老婢問充得盤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嬭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娣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滿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流家

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聞產父曰春煥溫也顧休驗也卽宇溫休溫休蓋幽壻也其非先享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義首崔憂人亡乙

生植爲模尙書植子植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論者疑二陸優劣謗公以此定之

牟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爲冠族。父經。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風俗稱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數。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入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爲鬼。非也。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

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潁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共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始爲夫人。甚寵之。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

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恆。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夏並非敬后所生而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瑛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夏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威采摭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調德。超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言小阜。松柏大本也。蕭香草。薰蕕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見已。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庾亮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超。亦知名。恢少有令子。會娶恢女名。次女適徐州刺史李忱兒。李氏譜曰。李嵩字道茂。祖慈車騎掾父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都。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攸字衡字凌文。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女。

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夏字幼儻。陳郡人。父衡。博士。夏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夏子石娶恢小女名文。中興書於

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先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識字叔治。頭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尚書使人弔焉。謂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叔治曰。我性狹直。果依每以才氣陵物。頭被害。王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譴。尚書問我曰。尚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識小字。

周伯仁爲吏部尙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尙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勸海陵安人少好舉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襲於協最遷尙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

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倅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

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靈主之威收羅賢備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隙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舉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肴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隱廢梁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顯郎丞卒時爲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黜

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卽位顯已爲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

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顏延之傳曰王敦討劉琨時溫大真爲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顏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險頭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爲此者乎處仲狼抗而發之

裴琨平子何出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軍賊並起乃奔豫章而待其宿名徐陵傳敦敦伏勇士路戎等益而殺之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爲孝。

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

事婦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大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大軍敗績頭長史郝曜及左右文武勸勸避難頭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搖豈可問厝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拔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組合流舊三千餘家給壘本縣宣示王化敗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

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斬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延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貴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鄧。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鄧。與楚戰於鄧。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亦欲于曲梁。與桓子。狄臣千室。亦費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愛伯氏矣。

蘇轍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徐寶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從吳陸渾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逆亡無行庾亮戮蘇轍術獨曉亮遂與陵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人召術勸羣酒以釋羣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宋韓書之不禮冠樂之不習是上之過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

錄猶如此印師以聞檢惜取而佩焉黑雲
向書左僕射驍車驍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實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

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
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

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錢。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休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然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
晉紀曰。初有稱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還侃廣州。侃文武輕廣。而求其敦。聞大怒。及侃將夜廣
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客議參軍梅陶諒敦乃止。厚禮而遣。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
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得陶非頤也。

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諱字
道明。濟陽考城人。博

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歲
向書事揚州刺史錢璠司空。

何次道庚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庚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
亮嘗器之曰。吾家晏平仲。黑還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

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庚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仲幼。乃立康

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
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

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庚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

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庚冰請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
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
之勳也。臣
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基。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影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景選尙書左

僕射護。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汪軍將軍。碁品第一品。等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冰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

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

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書曰。坦會爲徐州刺史。沛國鹽徐州故呼。坦使君鬪戰者。以坦爲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

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時。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傾傍。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影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尙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

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則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爲尙書郎。中可作諸

王佐邪。此知郎官塞素之品也。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

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此別傳曰：旋嘗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慮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給，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韓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承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此恩廣義，口誦心悲。

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向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文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

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駿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瑛，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

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

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

威，以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

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

疏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預然無所歸然而勒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伯安石階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

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德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譏桓人父景譏軍將軍伊少有才

蘇又金聲偉加以標桓省率爲王徽劉駿所知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

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

舍字君章桂陽零陽人蓋楚龍姓之後歷土羅國途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會孫零陽太守

守銀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屬隨遷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殿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紅左之庸秀豈唯荆楚而已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

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

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杏藍田。王璽之王璽並已見既還。藍田愛

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郗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

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

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諱曰坦之

子澄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
溫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擲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南風曰不競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猶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

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爽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諱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卽取以爲主簿謝尙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超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尙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尙書謝萬監視賜賚關內侯大臣

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

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

詐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

此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誚子弟云宜記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

得及江不應江奴江數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數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數騎常侍父彭侯直喚人取

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

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數卽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

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

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儉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儉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悅也晉安帝紀曰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

二人共語范寧已見張因正坐歛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

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潁陽郡范汪女名善即寧妹也生洗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

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

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話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漢續吳紀曰劭字孝期吳郡人年二十七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

僚屬自圍棊紅表傳曰雍字元歎會稽蔡伯喈伯喈嘗與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景遷向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招掌血流沾襟賓客

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次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

復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

夏哭其子而衰其明會子弔之曰朋友衰明則哭之會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爾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陳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輟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

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娶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遜妻以容於康康怒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嫡母表求徙邊安嘗從詠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靡鄰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譏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諱華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諱康無以清懷王徙於是錄康閑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謂之為太平引曲成數曰太平引於今絕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錄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顯愷之書發諸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親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誠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世說新語 卷三 雅量第六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
曰司隸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

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愍帝娶楊駿女駿欲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暉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

戎俱加餼
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譚之曰。近屬尊事。那得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觀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濞爲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獅子元皇使甘卓攻之觀出奔道卒遐與人

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志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

故耳。一作圖故嘗耳一作真是圖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

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興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爲苑

陽王廆所驅擄義大傳召之太相參佐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超
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尙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衆坐中閤庾庾時

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客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婆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顗器

賞之。每與諸言。終日達曙。自謂超羣。多如魏。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治雖非其才。而以平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顗見已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歲。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

紅左初立現。瑯琊王所居。何所稍歲。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拾內外綽綽。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展。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約惡之。遂謀約晉陽。殺曰。阮字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識。而無備。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麈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李則傳曰。李風。嶺陰人。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璜字思文

璜與賜後人許氏諱曰璜。祖璠字子長。永興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璜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

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就。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顧和字若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眠處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拾遺。殆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

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

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諱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

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仇名夏時直爲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

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關。無殺縣諸豪姓。飲錢雇人葦土爲塘。因以爲名。

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詩。未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

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創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

爲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盜問僮父欲食。甃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

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

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鄒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嬀。丞相語鄒信。君往東廂。任意
選之。門生歸白鄒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嬀。或自矜持。唯有一郎
在東牀上。班腹臥。如不聞。鄒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
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傅鄒嬀女。名瑤。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
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璽。臨平太守。曼頑。歷宏任。飲
酒。縱鋒與陳留阮放等。號兇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
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
貞率。明帝東宮寮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
固。字道安。行著。名一時。雖亂。獲紅景。遷黃門侍郎。襲其庸。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曠日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
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
軍。必知五火之變。
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
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
白紗。獨雨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
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
有一令僕才。中與書曰。和有
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
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獨

二弟奔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當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諱曰劉綏妻陳留阮善女字幼媛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

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平劉綏女字綏女翼便爲於道開齒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與簡文太宰王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齒簿中驚擾太

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陽我

日帝性溫雅雅有局量嘗與王溫太宰武陵王琨同乘至板橋溫密勸令無因鳴角鼓讓部伍

並驚駭溫隨駭吳時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韻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懷也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劭蒼則傳曰劭字敬倫丞相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溫稱爲

鐵軍正值收庾希家中典書曰希字始康司空徐長子景璠徐琰二州刺史希兄弟貴戚桓溫忌之謂

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桓誅希弟柔備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徐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

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

桓宣武與鄒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舉推之

不預焉諫諍計莫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鄒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

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鄒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鄒生可謂入幕賓也一作佳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曾有處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鳴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

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譁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

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奔于道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

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

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談調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

帝文章忘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談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敬其談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

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管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

安聞諸侯有遺守在四鄰明公何有盡問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將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鄉超日盱眙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

俄頃。起得寬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逵爲哀帝所迎游京邑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

因以蔡子叔前至坐王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謝萬石後來坐小遠

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

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蔡客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

聞。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勒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建鄴山本食脩學。爲慕容廆所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編綴。更爲條章。標序篇目。爲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

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微。時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

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

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

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魏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遜任。爲劉眞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操生好鼓琴。舍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鳳辭微。命途著高向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

利害。客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特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與兄子玄圍碁。夜起乃處。分少日皆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待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期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提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馬犂及黑母車。袁粲山積綿獨萬犂牛馬。魏隱龍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

之義之第五子卓學不歸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欲爲繼達仕至黃門侍郎賞賈而容世以此定二王神字。戲之雖不脩止不妄

苻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琰謝玄暉已見小奴王羲之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

觴。謝曰可爾。謝玄會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譁張。玄叔父安會爲吳興玄少時從之故我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

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入地。爲一府之望。初見

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

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

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初辟大司馬接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接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彗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臾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世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柝

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柝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文士傳曰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陳廣

疎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

以問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會爲難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殷

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

王齊王曙來。王曙已見齊王臨小字也中興書曰臨字叔和恭次弟會鄒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腳委几上。詠贖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眴。羊

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尙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

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藏書曰玄字

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爲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子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會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

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續志曰婦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遇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備

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欺無日矣徐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騭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騭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爲中書郎以與李膺等爲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尙書爲人好貨殖文以父妾與騭得顯官京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

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

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擊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願秦傳曰夏

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騭有爲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闢篇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覺妬前無

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懼禍況可親之邪後皆

如其言。傳子曰是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騭好交通合從黨鬬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騭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益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

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

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舉因給孫吳用兵本意憐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憐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尙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

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

言時人以謂山憐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竹林七賢論曰承寧之後諸王播弄校尉微起皆如憐言名士

傳曰王夷甫惟嘆憐隨隨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以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應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從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僕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夷甫。甫又急。祜言其必敗。不相贊重。天下爲之語曰。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潯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僕晉春秋曰。初。今樹之。紅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潘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吳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惡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之豪。國中。生人。參。趙。葉。蓋。威。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禮。貌。奇。異。有。不。可。知。勤。邑。人。厚。遇。之。人。多。陷。而。不。信。求。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縣。詣。放。桑。焉。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讀漢書。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請楚糧。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趙刻印。張夏入諫。以爲不可。穀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趙令鎗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東安邑人。少以明識。唐允。稱傳。瓊。極貴重之。謂之寧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矯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彥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散會孫也。累遷江州刺史。領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

命見錄漢晉春秋曰劉琨知款必敗請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

皆謂爲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與望博學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情新大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季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提其手儼歎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歎三

紅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輓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道明難過江與顧川荀道明陳自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朝

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朝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肅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語林曰丞相拜司空

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塲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

行咸罰爲

塲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徑前曰聽下

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

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謂曰朗冠羣典軍校尉父惟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嘗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

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

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鄒蔡音紀曰。阿奴嵩之弟。周嵩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書曰。我日

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

衰危。必與慙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倚賴有雅正之績。與元帝。姨兄弟。佐佐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

既而見敦敦怪其有諺容。而問之。答曰。向與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餘復何爲者。彬曰。伯仁德望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在犯上。發戮忠良。音辭恍惚。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卿疾何如。顗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

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備峻。有功效。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舍之投舒。舒遣軍馳之。舍父子赴水死。皆聞。寄資兄見。說侃敬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眴睐良久。指嘉曰。此君

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

字萬年。元夏。人。會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掾。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嘉少以楷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府。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行還。當聞從事。亮舉嘉。嘉尾掩口而笑。諸弟翼曰。孟嘉故是曠。

人轉動舉從事太傅諸葛亮有容嚴亮正且大會夏聞亮問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詢但自覓裏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裏得嘉奇嘉爲裏所得乃益喜之後爲征西相但參軍九月九日桓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墜落桓溫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知廟命取置之令孫盛作文嘲之底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皆歡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獨又問嘉伎絲不知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衛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璉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善圖畫窮巧丹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與書曰惟時不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園客愛之小字也庾氏譜曰愛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與書曰愛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表其子愛之代爲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議丞相未蒙敬豫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諸君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謂政然之劉敬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二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爲華陽國志曰李勢字

巴西宕渠資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繼特弟也隨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七十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但寡寡少縣軍深入是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綏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妓奴獨持遊歸也。

鄒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素書曰：符堅字永國。

武都氏人也。本姓籍，祖父供詐籍，職文改曰符。言已嘗王，應初生有赤光，滿其室及誕，皆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總，徐正名知人。至大歲時，曾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使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有龍體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自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段熲，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據紅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

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

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臣賊，隨威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北方者，衛大將軍安

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鄒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

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真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

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

爽，字茂弘，河南人。大傳哀之，孫爽書證超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嘗累遷中書郎，義與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鄒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

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涇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瑗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郎

太常邱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瑗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植王就並已見

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

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

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爲王緒所聞終成隙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鄴陰是時

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

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僕曹尚書。

續晉書曰胤

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義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蠶蠶十登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矜機悟敏率桓俱在荊州取爲從事

車公不崇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

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

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

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

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憂焉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

雖有美譽識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識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按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時微立。非陳仲舉敦度之儔。則不交。

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焉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

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施。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隱。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唐諱時。彌清。號峻。貴重華夏。夏重之。顯如玉山。按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隨隨如行

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一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

若許子政者。有韓國之器。正色忠審。則陳仲舉之匹。

按南先賢傳曰。謝靈字子微。汝南人。明。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向高。隱確

正。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韓國之器也。虔弟。劭。舉。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恆慙。時。稱。郭。自

以為不及也。稱。劭。為。郡。功。曹。謝。靈。字。子。微。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時。獨。停。行。應。規。表。劭。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髮。子。昭。於。市。場。出。虞。承。賢。於。客。舍。

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南。開。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豫。陽。長。吏。官。避。亂。軍。從。賊。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與。服。見。之。邪。遂。舉。馬。而。歸。時。公。府。接。教。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接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

事見

公孫度目祁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原。靈。冀。州。刺史。進。東。太。守。祁。原。不。就。二。紀。後。其。得。學。中。心。感。傳。故。拉。耳。師。嗣。然。曰。若。欲。學。不。須。棄。也。於是。就。業。長。期。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祁。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鶩。之。類。

則傳曰。原字叔濟。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遇書舍。而位師問曰。童子何拉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欲其得學。中心感傳。故拉耳。師嗣然曰。若欲學。不須棄也。於是就業。長期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祁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鶩之類。

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
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閒曠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願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拔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

滯才晉陽秋曰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矯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嚴滄並已見上

牟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素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牟至界遣人要之郭

便自往既見嘆曰牟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牟許小悉還又歎曰牟叔

子去人遠矣牟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牟

叔子何必減顏子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當深獨默，人莫見其際，而其舉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牟長和父繇與太傅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牟氏諱曰繇，字坦甫，太山人。祖綽，漢太尉，不拜父。從父亮，京兆太守，經歷車騎掾，娶樂國，復女生五子，秉治式亮悅也。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

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爲。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卒山。博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繼薄，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亦涉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我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濶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益惜曠世之儒，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此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嘉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護，侍中。武開建博通，雅雅之士。

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戎子瞻，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尙約，楷清通。廣預晉書曰：武字元夏，佈國竹邑人。父周覽，光祿大夫。陳武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見其子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龍佐之風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夏季不濫，常伯納言也。陳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慈其舅夏，侯玄爲人放於朝土中，嶠然不羣，時類彈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時明夷甫謂長史孔曼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怪不。曼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勸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論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

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劉劭晉紀曰。王湛字處仲。太原人。隨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爲頗暫看不堪笑。曰。雖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休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駸駸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畜。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登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盡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驟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識。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騰不唯當就鐵封耳。於是就鐵封。蓋馬果倒踏其鐵。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擢。見湛。漢服其德。字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爲外氏。富家所養。富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湛爲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提號叔父。衛使守水碓。每言舒。增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常驚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統長史。結與參佐射。舒常爲坐。盡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棊指圍雅。盡其妙。故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與如此。射矣。韓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翹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黑還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璠甚偏。稱難於論難。

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澄之畫贊曰。澄有而不待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澄字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

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眞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

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夫晉後略曰。謨少以清簡爲名。與王夷甫。友。並好以人倫爲

以貴。簡。稱按劉氏。靖。劉邵。妻武周女。生粹。宏。模。非王氏甥。洛中。鍾。鍾。馮。惠。卿。名。孫。是。播。子。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客。居。唐。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孫。與。邢。裔。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

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裔字會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爲尙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歿已來。常

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

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尙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浸常謂諸言盡矣。今復聞之。於人則鑒然。猶而覩青天。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粲等。數共談論。見廣奇之。曰。每見此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

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嘗以約言服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甫光祿大夫。裴

叔則能痛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滅庾子嵩。名士傳。字子玄。自貴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朝。一府數謂象曰。卿

自是當世大才。我瞻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曰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二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與或曰與強賊也近將奸人太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鋒諸屯我及倉庫處所人叢多少牛馬器械水陸

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論事自潛潛以下皆不知所對與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纒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入王故事曰劉與才長諡顯稱以博學爲名裴邈立方正皆爲東海王所寵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與長才潘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四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偏才子。籍子掇器量弘曠。世語曰掇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

正。肥禱子簡疎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穆。紹劉惔等齊名。惔尙書出爲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

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爽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淩讀書不甚研求而論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與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整髮歛

酒不以王務裂心。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嗣位至侍中端字叔矩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秀子純悌不就年十九卒。晉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

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

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琇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遊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期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往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備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數爲

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

之所益者錢體之所安者深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微不粹才識清通歷會郎太日幼學明可以衡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錢體之所安者深是以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既既無令叔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風諸君時以開蒙周旋燕游也穆歷晉明帝時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教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勁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登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鵲蒼蒼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蔡邕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鵲蒼蒼者胡象後明嘗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諺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淖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識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道既誠大亂斯起願謝鯤臨死子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嚴嚴清峙壁立千仞顏延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儼者以爲嚴嚴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留之二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鑒字元甫太原人

性清遠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曹惠之晉紀曰劉王喬字王喬彭城人父輔司隸校尉曠學談名理會時亂塢壁於是羣胡皆位而去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儻元甫之清中

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廳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文士傳曰。雲。陸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慶父。詢。顯。川。庾宗之女。字三書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

人。子躬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爲蔡折之。數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謂詩。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頹然。放其聽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明詣。曰。少爲王敦所歎。庾頤晉書曰。琨字士驎。范陽道人。器識不脩。僞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

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

加口安東。板橋徐州刺史。琨既有豪才。常抗節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濟中原而復濟此者。有知大江攻城略地。招撫義士。屢擢石虎虎

不敢復爾。河南石勒爲逖母基。置守吏劉琨。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晨夜嚴。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會祖逖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未欲滅。寤故耳。隔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庾數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舉。從家博揚寄通。已足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稱

稱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

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焉。之三個時人遂曰。衛君識道。平子三個。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鑒。王舒已見。遂別傳曰。鑒字虞重。琅邪人。舒意局

則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向書左侯射衛遂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聞夷甫燈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

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

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

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疏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顯

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氏傳密等叛迎蜀賊顯狼狽失據陶侃救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箸高士傳曰庾亮周顯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尙披袿致契會爲和尙作日久之未得有云戶利密可

此嘆如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宣武宣武嘗云少見和尙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明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

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謂曰佳宿敦願謂僚屬曰昔王濬朗吐金聲於中朝此

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本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嚴嚴。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周

大夫儀。同三司。下望之之峯距。下蓋別傳曰。望之濟陰。案句入父。粹太常。詞。望少以貴正。見稱景。遷御史中

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典等。爲連。屬色。於朝。曰。恃。權。傷。教。罪。莫。斯。甚。中。朝。領。賈。賈。由

於此。欲。泰。治。之。王。導。庚。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語。林。曰。孔。坦。坦。爲。待。中。極。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

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嚴。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戴。儼。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論靈之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

簿。知。致。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恤。其。事。

世目周侯巖如斷山。晉陽秋曰。顯正。清。巖。然。巖。一。時。倚。類。皆。無。敢。繼。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

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

揚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會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壽。典軍校尉。推元。康末。爲冀州刺

獨以其名士。世而不遺。召爲軍客。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

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向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

丞相治揚州廳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名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永嘉中。爲開縣所害。司徒

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遠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瀾。張然會不慕。由是名譽久蘊。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未坐。

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謂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

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魏惟有大子曰喬。髦明敏。俊仲皆得矣。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子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

謂曰。經字萬安。高平人。祖吳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綴歷歷長吏。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

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紅州本傳曰。徐寧字安期。東

海鄉人。通朗有德業。少知名。初爲興縣令。魏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船中。累日

在船。憂邑上岸。稍搖見一空宇。有似廟署。詳訪之。云興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寧既獨行。思逢。恒貴助。從之。寧清惠

博涉。相過。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締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卽亮問所在。寧卽依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夏簡穆有操識。故爲壽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晉陽秋曰。

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寧子也。初自給於王。應諸葛瑤。應敗。將燹吳會。吳人咸侮寧之。聞京師亂。馳出投鼓。鼓壞。是懼之以爲謀主。及涼州義軍起。自姑說屯于石頭。是寧之計。遂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不可以致哀。晉書曰杜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容。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至卒。咸帝錫又女焉。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穆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謂亮有康廟之義。異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李野穆少。左右名士傳曰。弘治標鮮。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諱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初若照治容。無讀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情小字也。徐廣晉紀曰。情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

長史桓溫以其宗。驅使下。奪王冕。詎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

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琨字道生。命國人職局。明濟有文武才。王儉每稱其思理。絕通著房之高。選爲車騎。

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

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

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諱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王儉字倫。並已見。向客何

如會。長史曰。向客聲譽。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書秋曰。初安石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問機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蔡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撥皮皆眞。徐廣晉書曰。藍田。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書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金以溫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

可得測。徐廣晉書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

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道羣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彭從弟也。

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于時之傑。沉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謝曰。球字和琳。會稽餘

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

謝爲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魏別傳曰魏之交物處已納奪慾而後行益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歎而愛之然少孤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雋

支遁別傳曰適在道心獨往風期高亮

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劉尹曰發既令望期經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懷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抱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曾中無宿物

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

將軍驎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

有情感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

許

晉陽秋曰述少貪約彈輒洒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

若謂窮人以辭

王曰長史自

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逾成殊不易

中興書曰萬才器備秀奪自街曜故致有時譽衆羣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懷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淳字思懷。陳留人。僕射彭弟也。湛。爲舉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德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

玄度母華族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婦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謬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饒通簡有識不飾威儀。好遊逸而心整。形獨而言庸。居身若獲。動不累高。隴家有女。嘗往

揉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慮我。嗟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精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

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簡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陲。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微浩爲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殷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數文折理。自操。桓溫在西蕃。欽其虛名。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

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會

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膺大司馬家。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

左傳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乎。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擯將軍。

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尙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冀西將軍豫州刺史尙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寮

出著方司宜進據洛陽寧衆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尙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尙自然令上。晉隱秋曰尙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

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湛已見文字志曰恬簡理明貴焉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諱曰永字君長咸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

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

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懷別傳曰懷與沛國劉駿齊名時人以懷比袁曜卿駿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賢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

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懷恒尋過祇桓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傾數百言而情理俱竭預坐百餘人皆給舌注耳懷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

與之閑止簡文其人。補叔夜琴賦也劉夢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著還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

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頌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

伏途渡江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每與周旋。行

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

林明景映寧爽法汰校德無詐事外蕭蘭神內故鄭實從前起名隨後羅素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悅諒敘曰神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

耳。嘉賓起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

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肅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解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謚曰書之字。脩載。瑗。人。荆州刺史。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尙年長於謝鎮西。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謝之別傳曰。胡之常遣世務。以高尙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入鄒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感。尋者謚曰大才。樂樂謝家安。江

東獨步王文度。感德日新。郡嘉賓其誼。小異故辭錄焉。

人間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客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鄒及弟籍從。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遷。勸籍同

好登志。海嶺襟情。超曠尤好聲律。執御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葛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韓政而脩室第園館。屬車服雖暮功之慘。不廢於樂。王坦之因世諒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逞克。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謚王胡之。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

曰胡之。治身脩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明。我家亦以爲微明。晉諸公贊曰。祖約少行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徽別傳曰。徽性作。隱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而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諸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親同車。常惡其遷。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草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羣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羣有秀。恒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薏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胃。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發正稱爲尙書左丞。有準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

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胃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阮

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婿。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處至北。邯鄲作詩曰。微微妾庸受之父母。義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載傷堪。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州荀爽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曰。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越雖簡而淫不寬。裕投火怒。繩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設斯語也。

許據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

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會出都。迎姊簡文。呈帝。劉眞長說其情。言反。熱漫之。詠每造鄰。費

對夜以
藥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

子思陳郡人太常處第六子恭素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尙使人

不能已。語林曰。羊曇因酒醉。擬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

斂鄰容之。王謝不通王神意閑曠。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

未易有。按王詢小字佐證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各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曠。續晉書秋曰安

弘雅有氣風神調曠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惜惜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曾王忱並已見脚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

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曠忘反。乃自可裨。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

多才。欽羨彌至。猶在諸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

心甚悔來。以遠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儒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王彌，風情秀發，才辭

臨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

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

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驕驕。館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

切言之邪？若主相諸睦。吾徒得勳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爲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

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議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流涕。謂悅

爲據已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

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儻。恭正亮。沈烈。沈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自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

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

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氣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

人通達有儒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然仕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殺。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

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實武劉叔陳蕃

少有高操海內尊而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亂冀中人相謂言我獨晉之故得因以爲目。元禮居人俊之上。

中誠有八俊八又魯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流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班信士傳曰陳仲舉體氣高烈

有王臣之節李元禮處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快蔡伯喈抑一言以褒之景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璠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璠卒士元送喪至見陸績文士傳

公紀幼有膽勇才敏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璠與吳紀曰璠字子黃與郡錢而爲之

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

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

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懷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

自賈堅年至七十授能守靜進不苟競齊客曰子昭誠自効至

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屑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

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調謔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論王霸之餘策覽倚

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琊諸葛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孫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諱其得失以爲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

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

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伯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慮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陟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陟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張與秦舍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湛。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儒才以孝

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正合禮義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伊南許章爽與靖。

荀爽方陳

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爲僕後中守食書令彧爲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亮證曰敬侯以其名德高進歸太尉

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顯字景倩琅之子顯立德思義溫雅加保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肅重留心宿政卒諡康公又以

入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徽字國寶楷

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瓖方王敦。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亞於樹屋中書黃門侍郎裴瓖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瓖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

顧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小穢也。廣性清簡。愛髦之。

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儔。冀州

記曰喬字國彥裴頠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儔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准而疎皆爲二十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始字令言彭城魏縣人祖瑒樂安長父融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

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南人祖裴承寧少府父隆州

從事仕至秦相我中二十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嶽魏神

說所

王夷甫云。閻丘仲。

荀綽齊州記曰。仲字寶。齊平人家。世二千石。仲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大

以文采未嘗有得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勝損素之

所害時人優於繡黻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論爲吏部郎。此三人並是

高才。仲最先達。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旨理辯物。但期其旨要。不爲辭費。有微伏其故王

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儔。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明礬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威名。時人許以人倫。鑒

譽衰教敗。敬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強梁。自少及長。季倫新拔會無異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色若斯微。恨豈憚於周顗乎。其言不然。沈約晉書曰。周顗王敦豪渾之見。親面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僚。其人有才理勝望。虞駿後歷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此

也。雖機敏不及。彈而至行。適之歷史。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

公望而無公才。徐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周會孫也。沈約有雅望。少與孔愉齊

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會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沈所殺。

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登台臨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鄒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鄒。鄒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鄒鑒晉紀曰。伯仁情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

胡母彥國。

八王故事曰。胡母彥國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今故答也。

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

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巖。

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巖然不羣。

明帝問謝鯨。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

邱一壑。自謂過之。

晉陽秋曰。鯨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鯨曰。論者以君方

曰。鯨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歡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謔曰。任達不已。勢與折齒。鯨有勝情。遠聚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敝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敝比溫忠武。議郎祭

酒者也。

王氏靖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微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遷晉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鄒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按。顗死。烈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於陵少爲同志所推。

宋禕會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

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宋書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

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靈運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

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

卜望之云。鄉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倭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

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倭己。性增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勣志性儉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

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卻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庸言折理。何不達謝故邪。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曜庸難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

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發問何次道爲宰相。曠曰。我嘗何

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爲。歸讀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綬已見

鄉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

回。御膳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字鑒長子也。淵緒，鄉素無賴，無幾，竊私睡，平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範爲先，故終日頽然，無所儲然，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傷其理。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飾備，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懷庶，肅清口平允，親賢下士，仁

惠好施，能屬文，書尺牘，初荀勗薦統爲武口親幸，攸應勗之候，勗懼攸或固立必誅，已目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舍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爲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家內外皆歸國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下詔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微矣。侍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咸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聞已憂急，不知所爲，入齋出，墮血，募帝哭之，勗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露殯，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溫曰：不

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稱亂，憂神州在斯而己，與魏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備乎？此言非也。

人間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避與

能唐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

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

徐廣晉紀曰：凡

晉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

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洗洗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

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

中大司馬加黃鉞，使人參朝政。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去之，故當

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簡文請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譚也。

人間撫軍殷浩談竟何如。客曰：不能勝人，奎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歸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

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殷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於家。

居然自勝。

言奉在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

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共商略西廟及江左人物。

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

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虎。馬不謝曰。安得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魏小字也。都。笑也。司馬相如傳曰。開雅

比丞相。條達。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閭孔。駿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

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

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篡位。樂

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爲相國時。取李重爲左司馬。重以趙王將篡位。因辭疾不詣王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

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縣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

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二。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駿別傳曰。駿有傳才。其談詠處勝理會所歸。王樂晤同而敏致過之。其詞嘗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爲豫州。既完暴掠。司駿糾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致。便向還南。途自債亂。狼狽草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向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讒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猶懸。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虞。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虞祖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

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影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側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景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韶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關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簧。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途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第後。後風武功人。即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檢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慍。慍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敬顯。然。顯。放。莫有動其瘳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矣。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爲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給事中。林道。顯。川。許昌人。

祖淮。太尉父珍。光祿大夫。建少有譽。以清敏立名。魏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一。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論。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

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鍾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鍾舉給世務。焉鍾晉。謝曰。鍾雖有文才。而祗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鄒嘉賓道謝公造。鄒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

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凡微詣者。蓋深望之名也。謝不微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爲朋儔也。

康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疆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庚餘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僧恩王穆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穆之字文孫。次子少知名。向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世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敬。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鄒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
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口欲制支。

康道季云。康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凜凜恆如有生氣。
史記曰。康頗者。趙良諸也。以勇氣聞諸侯。前相

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幾。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曹沫。秦之小字也。曹氏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沫。秦之小字也。曹氏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沫。秦之小字也。曹氏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拜上卿。位在廉頗上。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
言人皆知曹李實。魯僞。幾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徒俱滅身。盡於狐狸無遺世之名也。

但恐狐狸端洛瞰盡。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
僧奴孫焉。小字也。晉百官名曰。焉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

林公。殷侯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後曰。此公好舉宗本。挺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俗。頭達有儒才。於時

之談以阮爲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咸言。則非無識。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

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確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

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靈之第六子。歷從書監侍中。向書錄。章太守。

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

曰。外人那得知。

宋明帝文章志曰。歐之曾孫書。梁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類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梁竊殊不及。父或謂歐之云。靈之書。處不真。能判有間。靈之云。世論。歐書不遠。歐

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歐之問。尊君書何如。歐之不答。又問。尊者云。君固當不如。歐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閭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謝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雖實而微文也。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鄉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起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紜。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密五王更請。莫能致。新國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宴飲。嘉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戲。候起。左右進盤。丹笑曰。開菜。紂爲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轡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爲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妻揭不完入門。坐者皆懷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相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後松歷過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識羣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諸士鄧通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避築後。適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松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賣酒。舍全文君當遠相如。著曰。長卿慢世。趨覆自放。擢鼻居市。不取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臧大人超然莫尙。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格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休令。格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爲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諫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恬。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珣字雅處。丞相導孫。章。珣有才能。與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

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

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王珣。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以其父名。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農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謂條。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微。

不言若象之。而吉勝胡之。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

王氏謂字公綽。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顯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確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瑱集敘曰。瑱字仲章。南陽人。祖宗父。瑒。瑒娶王羲之。女。生瑒。有才能。歷會書太常卿。相。

劉答曰。

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楮梨橘柚。各有其美。

莊子曰。楮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中興書曰。謙字敬祖。仲文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

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貴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

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寢耳。

入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

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讀歲星也。

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寢耳。

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凄然愍之。卽赦免罪。史記得禮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竊大乳母。其子孫從奴僕。長安中。嘗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從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今人主和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勿去。竊還。願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出老女子。何不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顧乳母活邪。何還願邪。於是人主釋之。詔止母從。觀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鍾律。知人五藏。充宗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寢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房以爲賢。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畜幽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此爲厲。擬之。而任堅刁。趙高政治。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准權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儒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若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續漢書曰。孫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顯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範。

欲舉賢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泰辰出莫反唯此事會書讀
詔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孫孫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議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

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

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諫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武校尉雖有軍
事手不釋卷景還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諫諫以其宗族驕盛不敢加諫也

何晏鄧粲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

粲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陸發徐州冀州刺史裴瓛舉秀才謂曰
何晏二尙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尙書神明清微殆破我豪君嘗

至洛陽果爲何尙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尙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難易中辭義

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尙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

退交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應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鸛鳴天下

鷦鳥也及其在林食桑蠶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宜慈惠

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投簪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訓陰陽

而濟北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

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

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盈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

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艮實在地上曰大壯艮則裏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

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

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

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執政者慮有危懼晏有重名與魏郡城內雖憂憂而
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大痛常畏大網羅憂禍

一旦弁登若集五閣從流墜碎浮永寧曉中懷何爲欲揚鬱蓋因韓吉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

臺上坐衛瑾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

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瑾每欲諫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登臨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瑾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夢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向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袁

扶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

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瑾於是

賈充語妃曰衛瑾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瑾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

晉諸公贊曰郭泰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千豫人

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

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向人武帝時為

幽州刺史薛林曰陽避寇咸陽一日詣數百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盈死于几下故懼之

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

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晉陽秋曰夷甫妻施金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

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

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燒牀不得行夷甫晨

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平子諫之並言

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

永嘉流人

名曰澄父又第三取榮安在氏女生澄

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競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

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穿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凌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醵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

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伏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

晉陽後曰：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將旋武昌，鯤曰：「不旋朝，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朝，主上問席邊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闔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

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櫺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

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猶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緒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弼，吳中書令，以處正見害。循少嬰家，稍疏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

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

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張聞卽毀門，自至方出

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愧謝曰：「小人

有如此，始不卽知。」蚤已毀壞。

鄒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

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

鎮

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噉。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書曰沈充字士居吳人少好兵略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首於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約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偏新

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闔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十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康亮相繼薨祖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有人詣之

索美酒。得便自起。攜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豔豔應在猶如此。我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

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

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爲都從事桓桓臨州轉參軍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向爲

建武將軍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

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

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證。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

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被黃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風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曰珣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有名

佳僧彌

難爲兄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盾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往與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

顗與同且以己至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處之顗輒曰吾提不致同退不敢與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性江夏爲諸葛東野王之子秦末百歲君長與吳芮助衛

遠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將經紅羅觀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袁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州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隨世隱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

於仙人而共遊其巖處託室崖岫即漫成韓故時人謂爲神仙之窟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澗中有赤鱗躍出野人不能敵直嘆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情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

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調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恒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

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屢免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恒道恭玄

之族也恒氏譜曰道恭字祖敬奔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尊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爲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

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脅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義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

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

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西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劾

爲此歛歟會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劾既出數日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恒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

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牀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門中牀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修。少有才學。思量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脩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誨。爲客對數紙。以次陳之。而行救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投。此大第。連登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益錯。誤公怒。推問脩。脩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爲武帝所殺。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翁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翁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迎伍君。神所溺。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年十四。號慕。遇。乃投瓜于江。宮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尙悲憫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擲。子。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紅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從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訛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蔡於。傍。脩曰。弟。四車。解。既而。正平也。脩卽以。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娘。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簞。桴。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

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

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劉琨傳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譴謫。一本云。帝自嶠橋入。一本作。嶠飲帝怒。此則近也。

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頻更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

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鄒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兵可使。鄒於事機

素暗。遣賤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

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聞。欲乞閑地。自

餐。宣武得賤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

疾求。擬詔大司馬領。皆所任。按中興書。皆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

進。石頭桓璉。小字中興。書曰。璉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

竊聽。炊亡箸。箕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饑。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

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瞞從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客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體之家傳曰敷字有大成之量仕至

著作郎二十三卒

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

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旣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

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應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前文帝舍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仲淵傳曰。仲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因桓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自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

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

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鼓昌鈞臺。開行。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鼓以扇柄。撞凡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賜。揚。使。視。之。云。船。人。入。來。口。應。知。鼓。又。善。於。鼓。也。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

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

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尙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牽通朗有聲哉。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

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調旨時賢。祖車騎尙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教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舉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已。及李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穉恭春秋名冠世翼末之貴也嘗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祖繼友舍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奉大軍入阿將謀伐欲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咸重兄弟寵授不隕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凶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賊虐易可乘茲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餘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報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繼隱

有將略會作敦按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思。齊人。兄

蘇相齊。食菽萬鍾。仲子以兄夜爲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會乏糧。三日無食。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縊。厚令妻辟。繼以易衣。食管。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願曰。惡用此。辨鶩爲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鴽。鴽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爲相。乃夫婦逃去。爲人德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黑。靈。荊州刺史。隴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

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中沒陳。左右莫能

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

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仲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與書曰。石虔有才。諒有史學。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建爲西史中郎。魏領淮南太守。戊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

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

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業繼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

立功乎。乃齎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當相吾弟。呼大皇帝。帝授以印綬。曰。舉

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亮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說。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今載雲旗。薛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

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

仕至太常卿。以罪謫。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蕭管有遺音。梁王

世說新語

卷四

豪爽第十三

安在哉。

阮籍語
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五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譏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辭姿高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餽。既噉。大行出。

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志曰晏性自喜動靜紛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委自宮中與帝相長登衡疑其形姿待懸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取之

會識形於色明帝疑之左遷玄為羽林監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志曰李豐字

安國衛尉李儼子也識別人物海內往意明帝得吳降人間紅東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面見

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招視目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且體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

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額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

韓林曰：安仁至矣，每行老嫗以果饒之，潘車疲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潘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潘安仁夏

候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八王故事曰：岳與潘最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儒容姿，一日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

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潘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潘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亦歎其神儻。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客曰：「君未見其父耳。」

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儒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

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

自得一時常以字由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儻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亂平子。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朗字季羣。

琅邪人王氏諱曰紹東。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甫弟也。仕至修武令。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給徐提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

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臨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競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歛衽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諱曰：諱字文開，太原人，祖職，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諡始通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

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虎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庫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

御臨不具焉。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

亂，讎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書

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書不許溫導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矣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

曰。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逾聞。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競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頰。右軍答曰。唯上壑獨存。孫綽廣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詠。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變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臨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紅左名士傳曰。永和中華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象。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公溫瑒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琨。語人曰。吾聞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殺。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琚也。已見中興書。曰。琚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註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邪生如暮見時人謂之達也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陳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

王笑曰。此必林公。按林曰諸人嘗要阮光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與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

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書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聖石象脚枕琵琶有天然想聖石向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

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

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浩若神君。晉書

日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侯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

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

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

是庚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訪。吳郡太守。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鬪虎。一作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

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

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是處。後長橋有蒼蛟。並大。人郭西。周時謂郡

中三害。周卽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

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氏人齊。萬年反。

乃令處。雖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母曰。幸之道何當得爾。全乃進。縣前首。葛計。張絕。矢盡。左右勸。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死。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

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

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諸王。魯功顯孤竹在鼻。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虞士。款獨砥節力行。有井澤之懷。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矣。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終軌。願實康衢。必能垂光。瑤瑤夫松岸之民。吳於輪珠。側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鵝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帶。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半晏日。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敬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阿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視品類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安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鄉嘉賓得人。以己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護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嘗見恭乘高輿。被鶴擎裘。于時微雪。昶於簾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鹽嗚。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會祖譚父暢皆爲漢三公蔡至長安見蔡邕嘗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錦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縣

統褒通隱不甚重之太

祖以從征吳鎭中卒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鹽嗚可各作一聲以

送之赴客皆一作鹽嗚。按歲叔嚮母好鹽嗚叔嚮每爲鹽嗚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儼亦同之

王濬冲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輕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猶肆也

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

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類川

庚愛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

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鹽嗚今我爲

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

垂涕既作體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緌欲取裴道女緌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後至老無敢取者

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之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縣人名曰琰以六年六月廿日亡葬南昌城許徽墓東琰墓謝幼與發哀於武昌感

獨不自勝人問子何由而致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

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甯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堂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途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

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亮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娶父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夢神記曰初庾亮病

事公於白石洞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微曰文康初鎮武昌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施施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

公還揚州白馬牽施施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

連微不入尋竊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陳別傳曰錄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飾國劉駿與錄至交及卒駿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獨也

支道林喪法度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度道林同學也傳明有雅義道林甚重之常謂人曰昔

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運斤斲之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大山子期曰拿哉乎聲琴聲盡乎若大山莫景之聞志在流水子期曰金

哉乎鼓琴聲聲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操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爲在者無足爲之鼓琴也推已外

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殯。

鄰嘉賓喪，左右白：「鄉公即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

慟幾絕。中典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情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諒者四十餘人，續管錫我

年尊必以傷感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惜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情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

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薨，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宅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體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其為時

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澹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綴曰：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

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典書曰：珣兄弟皆增謝氏以清澹，謝太傳既與珣絕，又難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

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

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

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愛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猷之以泰元十二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

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

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

久月餘亦卒。陶明錄曰泰元中有一節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通人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福塞請以餘年代弟節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獻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藥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傾覆推節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烈宗袁粲王道士執政粲幸王國寶委以攝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

年孕年二十一卒恒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羊已見宋書曰南城人少變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會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諱曰孕即欣從祖將亡夫

恒玄當篡位語十鞠云。十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孕爪牙失索元。索氏諱曰元字天保微遼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陶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死日御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恩恩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鄒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

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廻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語。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耕白而己。雞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遺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傳然會不問之。籍以穆然長嘯。聲響亮。蘇門先生乃遙爾而笑。籍既降。先生謂然高。噫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給。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崑崙中。幽精晦不見。隱光代爲雄。雄亭在須臾。鳳凰歷歷復隨。富貴倏仰。開貪賤。何必終。終於林七賢。詩曰。籍歸途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習。懷問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舉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士窟住。夏則種草爲蓐。冬則被髮自覆。好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容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吝。然神識所存。良妙。康每蓄然歎。慮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時。所以保其聰明。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還。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當下惠。今視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籍晉去就易生。據疑實。魏並復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康不屈之。爵以社舉者之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廌是茂會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廌得殘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文字志曰。廌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關太守。世有名望。廌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名聲。不無有坐常仰臥。彈琴讀書。不輟。聞王辟。大畏。接以疾。不起。後徙。繼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歲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家和中。卒。廌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廌長兄也。思理。僞隱。有平素之譽。渡江。黑。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江陰人隱居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會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體領人主而學敬尋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肉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

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湛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

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檢別傳曰永嘉大亂檢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

許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

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

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處退寡欲好遊山僻間志存遁逸相沖嘗至其家驂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

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驂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驂之自持獨酒道菜供賓沖教人代

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土往來必投

其家驂之身自供給隨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驂之自往候之值終

為治棺殮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屢以當世之

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錫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康據鎮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感領揚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康亮臨江州聞霍陽之風吏帶職履而詣焉亮覆其恭揚曰使君直殺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亮曰此君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

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康士銘曰康士名隨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

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康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軒庭清流

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行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

流轉佳如己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與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隨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諱

安亡繼國人祖頌父綬有名位歲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

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

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章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堯帝之讓筐

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

家于豫章以清操自立

鄉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鄉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遣。約遺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鄉尙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尙書鄉按也則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胡不偕。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鄒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土星。占云。以處土當之時。戴遠居剡。既矣。才藝而交遊貴戚。先敘著名。時人愛之。後而殺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商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增嬪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明君賜之。單于懼。喜上書願保塞。文頌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穉女也。年十七。體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遣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爲文辭故改爲胡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善尙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

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入宮大得幸立爲后班婕妤好者屬門人成帝初遷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章婕妤辭之趙飛燕稱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賜黃金千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葬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

值侍立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晚時過因不復前而

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宣武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籠

室移日父殺與怪之以問卜者王越曰此吉祥也年

二十太祖納於諸性約儉不尙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尙不

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虞陸妻頗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聰慧既嫁大皇帝殺其文才召入宮省上敬自征公孫綰趙上疏以諫作列女傳稱趙母往賦數十萬言亦烏大

年卒惟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殺之者曰爲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

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寔俱發明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劔志名曰阮共字伯彥恩氏

人精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訪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

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德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婦在曰德謂其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工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覆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還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守難服端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服敗曰庸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

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趨走允投書婦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還不定中道還取得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還思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鄰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篋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若錦書行也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府錢乞諸俳及其官屬諒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稱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處所起辭意甚酸慘

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臺所。景王遣鍾會看之。文多不錄。

若才疏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聞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奇字子太極，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惠給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合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葛稚農傳：博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後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峻。議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感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魏佐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經及其母嘗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晉泰始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恐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愆愆之過，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關，寸步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益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憾之有？晉書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諫之。按傳：經于實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書曰。譙雅素校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悅。仰實與。而審極。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三。公不知卿。堪焉。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翻晉書曰。渾字玄仲。太原晉陽人。魏司徒。子仕至司徒。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襟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

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

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

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後遇赦得還。充先

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瑛。卽廣宣君也。武帝時。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

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放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爲李氏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郭氏於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

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繼絕之理。乃下詔。敕斷

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教充迎李。携還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婦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魏。李。蔡。劉。解。詔

屋。承年里中。以安李。棉。晚乃知充出。使人奉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威德。晉書贊云。世

租下詔不遣李璣而王隱晉書及亮別傳並言詔璣置立左右夫人亮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鬱矣且郭携璣狼豕能就李而葬之葬乎皆爲慮也

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鬱矣且郭橐瓊狼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

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德世孫李夫人訓者生

女合亦才明卽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曾女郝氏諱曰曾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

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

百空以其癆會無堪處自

其意便許之。蘇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

文蔚仕至司空

彭蠡男有令姿德生東海遂爲王氏共儔或

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

之。母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蕤，母儀冠族。其還，饋餘裕，皆此類。

之
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薈。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之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薊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會孫。王氏諱曰夫人黃門侍郎璿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
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爲姊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

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己見永嘉流人名曰唐字玄冑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

字玄冒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

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書公孫氏曰孫秀等也思瑯琊人初趙王倫封瑯琊秀給焉近

職小吏倫徵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
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

即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

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

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

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異虛動加誅莫欲立威權自營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

甚乖謬且倫秀兇虛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嘗顯戮何爲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

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浚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牒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汾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

御史中丞。出爲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浚家作妾。

門戶計耳。

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爲妾。妄耳。

浚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

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雖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末諱投侃

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

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一作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剉

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

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

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曄。

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氏有智。解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

給侃。使交結。湛已侃少。爲尋陽太守。侃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以薦。倒給。陰載髮賣。以供調。湛聞之。歎息。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

王隱晉書曰仇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數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牟婢亦箇之後辱爲十郡中正舉仇爲壽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坵餽餉母母封餽付使反書責仇曰汝爲吏以

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仇別傳曰母趙氏賢明有法訓仇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

仲天而去論明錄曰陶公在壽陽西南一處取魚自謂其地曰鰓門按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縣以餽餉母母不受

非仇也髮後人因孟假爲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

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命明帝安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蘇記曰溫平蜀以李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斬之見李在篋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給髮斂手

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慷慨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子我見姊亦憐何況老奴發誓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諱曰友字惠玉臺子婦

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諱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徒跪求進闕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

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

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

免得謝公夫人雖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

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諱曰仲靈。邪王恬之次女。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

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鄉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嘗曰。見鄉。晏則傳曰。臺字重。偏鑒少子。陸嶺方賢和正統。簡。景遷。丹陽。尹。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王

家見二謝。傾筐側度。安。葛。二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

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封胡。謝。紹。小字。過。未。謝。淵。小字。紹。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謝。玄。未。謂。紹。明。玄。淵。一作。胡。謂。淵。過。謂。玄。過。謂。紹。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謝。卞。鞠。之。母。之。外。孫。答曰。我若不隱此。汝

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諱曰超。娶汝南周門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

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墳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

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

十孤散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體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

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

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纂姬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

十餘人焉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

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

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

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

神識

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稽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

依典制定鐘律既歸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參又請瑞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

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廢侍卿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然令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

舒雅而久不知變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勳今尺短四分方明成果聲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襲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聲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杜襲據之是以失韻勗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取之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社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社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社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書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

喜掘墓之後兒卽亡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諸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則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與有錢癖武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據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論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家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城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於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南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豺狼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

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在。

鄒情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雞。半食。十餘嚙而針之。須臾兒下半臂。裏面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基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傳玄謂基賦傲曰漢成帝好戲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

諫其來久矣且疑實傳云莫金

文帝以此戲時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

能。帝使爲客著葛巾角低頭拂基。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基略

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長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嘗彈

基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激基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錯銖相負。揭臺雖高

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

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書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

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章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敕

兒孫勿復學書。

文章敘錄曰章詵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惠金屬辭以光穆大夫卒衛桓

細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詵甚

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傳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

許。孔氏志怪曰勗

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

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促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

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

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

書畫巧

妙之極

牟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悅能草書亦善行轍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碁。諸牟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體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會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

之好加理後體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

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葍蒹根傷將伐桀藏於光光曰非吾事也傷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忍詬

不知其它傷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郎有識具。正此是

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體之歷畫古賢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爲手談故其在哀觀中梓後客來方幅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爲手談故其在哀觀中梓後客來方幅

識會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體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

府正爲眼爾。仲堪妙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龍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等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沼。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

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

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親所昵。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諸林曰。玄度出道。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卽系也。上謂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

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酒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暎。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上謂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襲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還丹陽。尹玄敗。伏飲。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聲扇于海內。至于今。故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顯考。陳郡陽夏人。父襲。魏太僕。曾以高雅。日。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

酒食肉。宜疏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千寶晉紀曰。何曾嘗謂

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崇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披髮夷服之事。皆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營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

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猶病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曰：佈國人晉陽，役曰昶，爲烈字。公榮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微意，籍便驕，隨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殺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驕，隨去後，開步兵兵廚，中有酒三百石，折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鄭粲管紀曰：客有詣伶，值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中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譏乎？其自在若是。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相見。故籍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爲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籀母將死，與人圍棋，未決對者，求止，籀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變，吐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見前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備學舍，居室唯成一家，尚道業，事好酒而貧，舊俗。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見前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

地，哭慘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

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過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諱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設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格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

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

論曰：籍之渾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成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過大雪，凍凍，遂詣後園，令

爲它賓設黍，隨簡食之，以致情禮。渾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聲高而種教尙峻，追元康中，遂至放蕩，

禮樂廢，諱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崇

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綠意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

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渾取衣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綈車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驢簪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竹枝七賢

論曰。咸既追。追於是。世謂徐自魏末。五倫圖。卷述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則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客書曰。晉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禮可字曰。遙集也。故季字遙集。

任體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

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澄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買充不

平。充乃唐置掌吏部。又使有司奏。置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遣送。辭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

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

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刻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

載歸。若乎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荊州兒。高

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荊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根芙蓉菱芡。觀水是遊燕名

虞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醉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

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大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隨職北舍郎，隨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齋，問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縛之卓，遂引主人燕，覆側取醉而去。溫瑒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

先入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

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

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

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

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從性通脫，不拘小節，又實從多是榮，諸勇士邀待之，皆如子弟。承

不得
事中立民以萬穀，揚士大饒，賓客攻剽，終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

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

米，不了麴蘖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顒及朝士詣向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顒於衆中欲逼其妾。

釋其穢，穢類無詐色有司奏免，顒官郎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搏捕。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與書曰。嗜有倚賴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書則傳曰。虛正色立朝。百案嚴備。貴遊子弟莫不避席。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溫發

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人謂

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婦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喪。望每醉諸公當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

往溫許亦爾。衛家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

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楮。

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欲。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剡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與書曰。

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單伐冰。冰棄郡奔食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譽。少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

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豫字洪喬，陳郡人父。職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蒙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蒙中與遂命所加，必延後又辟，蒙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

異舞，謝便起舞，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向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桓後於樂案間爲洛市肆工，頓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

「使人思安豐。」或性通任，向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向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

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

臂便下，裁得脫幘，簪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向書謝衰向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向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蒙劉發共遊，斯亭，蒙欲招向先以問發，曰：謝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發曰：仁祖顧中自應來，乃邀要之。向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

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換會孫也。歷桓爽、高鳳振，並少傾僦，不遇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

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

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

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

道不？」郭子曰：桓公擲猶失，或百餘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笑即脫其衰共出門去。髮頭上有布帽擲去，若小帽，脫戲袁形勢。平桓獨處，盧雉二人齊叫，耽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湛也。續晉陽秋曰：湛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經好山水。及來鄱陽。遺心劍務。縱意遊肆。名卑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號大妹名女皇。適殷。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

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

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

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

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

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

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菽。不宜久廢。張亦無

以留之。

王子猷詣鄒雍州。中興書曰。鄒。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身長八尺。美髯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掾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內。

見有甌甌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鄒出覓之。王曰。向有大

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諱舟於望。藏山於澤。謂之固。鄒無忤色。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

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盂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會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一百五十沓烏椀。晉陽秋曰。友字他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土庶。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慨然不屑。答曰。豈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酒。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養。溫雖以才舉遇之。而謂其既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席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却檢云。我只見快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快作郡。民始悟。終期回還。以解不。聖成施。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愜焉。後以爲襄陽太守。黑還。廣益二州刺史。在攝舉其宏。獨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莫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書。張湛字處高。平人。張氏贈曰湛。祖。湛正員郎父。湛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

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據晉陽秋曰。袁山松。晉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岐。袁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始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全臺。會。唱。樂。相。伊。

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德松雲鶴齋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倫別見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

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

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懷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

云有哀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哀也有不可乎麟子曰嘗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哀之有曰今哀有挽歌者何以我

則一時之爲也鄉有喪春不引挽人衡發執樂衰者邪按莊子曰綿聽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綿引極索

也斥蹠緩也苦用力也引綿所以有謳歌者焉人有用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

將公孫夏命歌虞雍杜預曰虞雍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衰然則挽歌

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與書曰猷之卓犖不羈欲爲微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歛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

隱詩。中與書曰猷之在任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嚴穴無絲織上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結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階下。蒼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許既吹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等乃不如笛然自足以竊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許既吹一串詰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指等節歌怨謔因以爲諒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特玄爲素宦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

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咽。

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微感之發未嘗不

至鳴。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奪占者云此兒生有奇禪宜目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爲天人宣武據其三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御諱神一字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麈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悅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日悅嘗酒醉經日自說上頓

世喙以大飲爲上頓。起自說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痛哭曰。瑯邪王伯與終當爲情死。王氏諱曰康字伯與琅邪人父隆安記曰初王恭將陷義使喻三吳康居哀拔以爲吳國內史固諫死恭器兵今康反喪康康大怒即日殺吳都督以賊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康康敗不知所往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達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於王君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隨渾僕頃輒在與焉視無銀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戎室久之乃謂渾僕渾僕病尙非渾僕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琨在坐不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尙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儔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乃激水以圖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鍛鐵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鑄者康不受直唯須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還會康衡之後因居安事而遂歸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弟康。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

遇則率。

安後來。直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魯。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笑。見其白眼。喜不憚而返。康聞之。乃齋酒款琴而進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過其行。康兄喜執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殺。循食求康。兒共誑。康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資張公

名華。

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

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

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足以前帝。庶所望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

巾。徑上樹取巢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

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

會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晤言。神解。見禽書。令下。望之。便斂容。時。戴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

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

妻王氏

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

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主乃溫妻公主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

謝氏婿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藍

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

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

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仲引靈之壽參軍健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

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廋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往貴人賤畜故不問也

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馬語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

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

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

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

安曰阿螭故作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得而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猷兄弟見鄉公，躡屣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鄉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兒輩敢爾。」王子超有威名

且獲寢於桓溫故爲超設榻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調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途，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

顧氏諱曰辟疆吳郡人歷職功曹平北參軍

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

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

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箬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禮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別駕喚恪。恪咄咄曰。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懿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爲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嘲之。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國。何黨。爲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趣。

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太皇帝孫也景帝時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

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

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魏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

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曰云子曰子曾不如太原溫顗。溫顗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少與裴楷王戎杜預俱有名仕晉至荀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郡人父放魏驍將軍許

或曰士卿義陽鄭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隆仕至侍中諡字

子者或嘗與無官商或范頤希言語或潘伊多姿態或譙薛少智詣或口

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齋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俱以目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許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

長仁顯頤川荀景伯寓范陽張黃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鄭詡南鄭是魏朝數年之中總登朝而此

賢身處陋巷隱居而無爭價亢志自若終不衰頤為之慨然又堅諫賢既已在位會無伐木鳴之聲基遠王貢

真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

雙顧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鏡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蒙恥或稱軍侯或官將軍捧手傾側佇立時時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銀以當笄給以代領旨味鼎嘗食粟茹菜隱操圖問業矻矻焉歲莫年過會

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原也子得我如譬我親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費也則當如畢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則當如賈生之求就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較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鄭然蘇欲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逸也則當如張翥之帶索臨父之邊接棲雙神邱垂鉅目整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地然窮賤守此題感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提無望於三事而使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欣然探念而對曰凡所敬敬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走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則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褻裳赴澌不如太原趙顯顯川荀賓范陽張華士詢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朗此數子者或警嘆無官商或匡衡希言諶或掩伊多姿態或雖薛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鈴或頭如巾蓋將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諄序樊龍附鳳並登天府夫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解穿之虎石間鐵管寶中之鳳事力踴勦見功甚苦宜其舉局剪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豈不因非命也

王暉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暉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輝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疆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顯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所樂安太守父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賡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會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洪已見皇子誕育。曾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領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夏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溷。吳人以溷爲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語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周之無答曰。此盃甚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類好嫌積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猶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體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

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獻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鄒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鑒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數職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

寶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憂開墓其婢伏棺上說記爲擾。當有氣息與寢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思情如生。家中吉中。輒語之。殺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摭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殺其君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爲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琰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晉書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

郡。尙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書曰。征西將軍庾亮入河洛。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尙驢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

夏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鑒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諸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德盛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許之

褚季野聞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感明陵之忠帝以遷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背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蠶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謝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傳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利年老以樹爲巢而隱其上故號巢父高提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慨然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答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與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蔡屬名曰隆字佐治。被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餽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菰宛其葉名小草。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一作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赤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感

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酬。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鯉諸賢相酬無以過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在別傳曰。范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

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隔羅清池。」桓問：「娥隔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娥隔。」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惠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今錦衾爛。今羊笑亡此語與獨旦袁故嘲之。劉尙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尙唐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

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輪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詒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寧中即位，少同閭人之疾，使寧人與左右姪，還生子大司馬，猶自唐陵還，始執過京，都以太后令廢帝爲

傳西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鄉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閭鼎。鄉，曼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壞，足以爲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嶺，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克明，簡正。真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典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與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與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

豹奴桓舅小字中典。書曰。謝字恭。桓車騎將軍。中子也。少有膂力。仕至江州刺史。王氏婦曰。桓字奉正。中軍將軍。桓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唇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晉氏南還。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諱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

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謖亮說。說疑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發憤爲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鵠詩。

世說新語 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

二二三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泔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愛之字遵祖庾都人少有才學

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

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顯字長齊會稽人祖

山陰令虞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卿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鄒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

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鄒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鄒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一。鄒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鄒詣於道。二。何候於佛。中興書曰鄒情

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隆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遺還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鄒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鄒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感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剗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也。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

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

王羲之

王孝

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願亦驗。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屣問訊。公曰。

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負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諒。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傍曰。何前倨而後恭。蘇秦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數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貧賤則輕易之。而視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

冢。遭風大敗。

周張隆安紀曰。破冢。猶名在華容縣。

作戲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

布。無急。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奏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嘗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誓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明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物心者是邪。快醜而才國寶矣。而復故也。明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明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雜味。會稽王道子爲殷精饌。乾問關中之食。熟若於此。明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明曰。此雞擇恒半雞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王咨之處咸賦。而記之無毫釐之參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明矜高。忤物不察。於世後衆論而殺之。王咨識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諱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右將軍義明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郎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敝曰褰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誰非所須。正如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徵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勸婚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眞長不該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鬱。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懸轆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仲堪父嘗疾處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削

傷藥誤以藥手
拭唇塗砂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

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駁色。謂伯禽曰。有爾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爾子而問焉。爾子

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爾子。爾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實。實然而俯。反以告爾子。爾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擯其首。勢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華。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

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庚。鸞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鸞

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

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細。凌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

於言端常。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尺有咫。問於仲尼。楛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

分隄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橫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世說新語 卷六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見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殺邪。史記曰。樂殺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卒諸

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

無雙。黃頭。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二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

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麾下。公以識度裁之。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燄水火相。沙以故相。密等呼。治令爽。遂使啓。錄東徒。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

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應。又云。孫權鑄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察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饒餉。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

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

留雍邱人。充則傳曰。充祖陸。蔡豈孫也。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嫌慢於其前者。高乎劉。盤有儒才。而卓。經

寄。屬謂人曰。紗。般人常服耳。常錫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彈如此。是時。陳叔為大郡。多人士。瑛。瑛王。澄。嘗經

問人不在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妒記曰。丞相曹夫人。姓甚忌。蔡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

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辨。沙。皆加。誦。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委。遇。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曰。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卒。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婦。分。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

四五等諸郎曹氏聞聲得大急命車駕將黃門及第二十人入持金刀自出尋討王公亦總命駕飛登出門急處牛經乃以左手攀車闔右手扳廬尾以相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伯然自欲陳志蔡曰不聞絲物唯聞有短轡轡車長柄廬尾王太僕後更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款金昌亭詩彼曰余尋師亭傍川帶烟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

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命云虎狔虎憤還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

日作此面向人孫回位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

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必諸人之過。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劉懷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

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懷南將軍荊州刺史

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

歎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反中。爲人作議論。

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實亦無可

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

樂安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

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向書令何充取焉冠軍參軍僣僞應命營總綱總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歎叔虎云。酷吏詞

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瞋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摠。列仙傳

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尤富諸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

咸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國術孫綽稱贊曰商邱卓學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菰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鬚也。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鬚，爲我能撻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途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孫諱表，諫曰：中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緯賦遂初，陳止足之韻。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即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饒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勒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

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論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錫之戒。」春秋傳曰：禹錫罪己，其與也。勅焉言禹錫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與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昧留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信長笛賦，故曰：余同察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桐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視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

王右軍聞大嘆曰：「二祖壽臺。」樂舉登此瓦，一作

弔孫家兒打折。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龍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髡，綸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中郎坦之俗謂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嘗賦。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篇而論

之不尋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甘若醴。

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

有。

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

庾郎裴郎已見。

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

支道林曰。遊每標舉會宗而不

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偏。文字之徒。多以爲鑒。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儻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經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

壯而黃。使人取之。批而驅。公曰。毛物壯批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還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

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盛和中。東裴落撰。續以承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徵其黃

公酒。適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途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卿人有語中宿。語

詭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調羹。唯有五茸。薑薑。又以此時爲薄。資安乃取其中者。批之。於是京師士庶競

摹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

挫成矣。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之上。愛憎與奪。可不慨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間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誦。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誦音重。獨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向長女僧要適。殷餘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

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鎮西。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桓字敬則。祖亮。父猷。恒仕至向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謝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騾。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

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入。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

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謝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與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嘗侍望謝談。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

言過人不則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臰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循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執於庭。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級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處設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餅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餅盜軍。殺逆斬之。仍云。特當信抄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縣時。始給備武。自斯以前。不聞曹操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

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規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匿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吳范曰。帝時在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儒。吳嘉興尉子也。姿態好利。爲敦錄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讒。後敦敗。見錄。都忘右軍

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剝吐汗頭面被褥。

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

見吐唾縱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微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紫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後。報太后臨朝中。

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隨御四海。而峻據兵近甸。焉遣進。數亮圖召峻王尊下。亮並不欲亮曰。蘇峻討傾終爲禍亂。愚鑑所謂制亦反不制亦反。益下優詔以大司農。亮之峻怒曰。庾亮欲誅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瑯。亂離泣登舟。遣參軍王愷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續奔瑯人皆尤而少之。瑯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

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

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

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客云。佳婿難得。但如嬌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姑。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嬌。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往亦未爲得。王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

守左司馬都督上流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居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

父彭已見上恢既許紅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誰女云。宜從。於是家人一時去。獨

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紅郎莫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紅影暝

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紅郎覺。紅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

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

爲令之庸英紅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警夷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紅。與一僮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

影彩好是拔術俱靈昭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

義那可立。舊義者曰離智有是而能阿羅漢則言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體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

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

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

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陵之小字度之字文將辟州別篇不就娶太原孫錡女字阿恆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

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

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

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在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

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長往年經亂。權塗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謁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睹得。卽燒之。謁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聲哀轉急。猿鳴三聲。猿皆哀。

皆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猿皆哀。

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蚘

蚘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廢。盡。陽。免。詔。襄。上。書。歸。命。後。有。罪。浩。陰。圖。謀。之。會。關。中。軍。馳。保。譙。襄。至。嶽。山。桑。據。其。舟。實。至。壽。陽。鳴。流。民。而。還。浩。上。卒。多。叛。征。西。閭。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還。于。東。陳。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悉薙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

公曰。同盤尙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僭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貶夷神。委命雅談。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

流放之感。外生韓伯始隨至。從所屬年還。都府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辭。曹顯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豈因泣。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竟陵字

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爲桓溫參軍。戰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怨。忌且憚。遂因免。復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經甑孟敏字叔達。數朴實。直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賣。既已破甑。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扶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蜀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劭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

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時傳曰。時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尙武。凶虐。時太宗轉

政。時以宗長不得裁權。常懷憤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卽位。新蔡王昱首辭引與時及子崇謀。廢有司。委時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時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

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

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爲鎮軍長史。自以名聲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賤昔之所附也。今此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新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恨而難及。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強王公。而全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枝實錢。故嶠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資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

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儉望。自過甚薄。而家產近豐。論者以爲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備。天下翕然。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

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載徒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遂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錢璆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貨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屬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

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

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弘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確。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日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起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德嘗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簪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寶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寶還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

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客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晉書作鑑

王君夫以給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餼裏四

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

體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荒又性至豪舊制竭不得過紅爲其羽機酒中必有人帶焉困置時但婦於石崇而棄之其大加結曉長尺餘然舍餘陸司農去接體崇詔悉原之即據於都街體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驍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薺。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

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

能及。每以此三事爲盜賊。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薺。是搗韭根雜以麥苗

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軍不及制之耳。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飲與王愷競相誇街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駝。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

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駝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

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饌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晉咸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輟耕故便去。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紅屬頭千里注曰陰紅

者雙命白尾骨屬頭官威所傲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實威經曰：怪頭欲得高，百種欲得大，餘則難。餘則難，突目好，能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帛，因直內箸，曲閣重闥裏，不聽人將出，遂鐵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與馬僭擬王者，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樹開沼，極人巧與貴戚爭秀。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最，秀等每僭效以爲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

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

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樹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黃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設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國尺餘，三年色亦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欽車舉網，置我壑，意所若，遇時不鑿，便枯索處盡。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爲河南，未拜行，適王宮吏不時下道，於車前，駭之，有司奏免官，諡者以濟爲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

見委在濟後斥外。

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褻牖語人。原靈以褻爲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趙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

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損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

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沉藍田邪。中興書曰。藍田貴簡正少所推屈。惟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總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活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謂胡之是恬從祖也。螭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譬彊來捉人臂。桓宣武與袁彥道搏。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諱之晉紀曰王徽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遜字子玄廣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惠志謠載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臺曲曰黃臺一英揚州大佛來土崩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號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

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帚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鷺賊。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袁氏語曰悅字元種陳郡陽夏人父明給事中仕至驃騎名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擅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

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

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尙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

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

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恣至疎夷會不攜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讒隙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驍字子文大祖十初三年彰來朝初彭問璽緩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斃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歷錄文欲滅而愈更明璽是之罪遲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期之禮人道之大言於是乎絕繼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致求爲都督令於穎願交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我聞此總雲與志讒構日乃至機於七里潭大敗攻詔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率秀斬機先是夕夢黑纓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語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感涕是日天地露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千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闢百口皆盡有轍尤之乃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故外壘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踴而而歎

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

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瑤爲并州校尉合齊盟驛率戎旅而內不揣其民遂至散軍失士無成功也後徵按瑤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行

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日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兇人東行平子面似兇。

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

德登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尙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鑑諫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衆視近日之言無厭懼之色若不除之

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顗淵初爲臺郎顗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纖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龍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疏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也五

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紛，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殺羣有於敦坐褥，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今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數載，斂流涕曰：伯仁纔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被德，便許之。三司何圖，而不幸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盤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溫氏譜曰壻父壻娶清河崔叅女

迄於

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卽位。以溫爲散騎侍。溫以母既亡。亡賊不得往臨。固辭詔曰。墳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

其令入坐議
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陽關於尋陽廬山張亮按江州閻閻周之風束帶蹠屨而詣焉。問庾至韓避之。亮復密往值邵。邵鳥於林。因前與語。遂便云。此人可起。卽拔爲鎮戍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金寶。非履道莫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臨之。無讓。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隱字泰倫長子也在至州主簿兒既

不濟於祈。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壽。不能駐其年。種種詠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

移若請禱而問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隨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宣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立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屈起坐曰。旣不能施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旣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遂會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冀某敢對。

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會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

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愠喜。會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暮雨歇。小人皆醉。

謝征西奕

日暮雨駛。小人皆醉。

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孟子曰。揣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

孟子曰：「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鑿而行之，可使在。」

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
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

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會子敦牟纒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文公種菜會子牧竿綠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

發病竟。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怙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爲

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忤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焉

荆州蜀將謝安自出推肥後以根本爲慮遣其國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開張因令將軍
暉仲大驚曰謝安天下誰知吾其不聞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奔力推配今大敵果至方遣談示曜遣諸不經
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有識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勦克舉情愜而亮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赧王六年仲卿以人情坐於爰朝延獄以玄代己遣道人坐僧徒齋寶物遺相王寬幸棘凡左右以罪狀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會講論

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惡。玄意色甚

紕繆第三十四

王敦初尙主。

敦尙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

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

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時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譚眞。正譚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肆。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司空疏第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變。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

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八足。非蛇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蠃。小者旁。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蠃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蠃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謾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

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問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襲第二子年三十三

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

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

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中郎虛也韋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

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

胡兒懷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必相開悟。

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諱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慈並有名師至顯顯資識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

心病仲堪腹不解帶弱年病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

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鯁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

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光祿厚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

晉安帝紀曰王沈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國寶主簿夜

面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閱。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

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紹妻會女紹死

入紹舍見甄祐以頭伏牀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租聞其意遂爲遷娶

擢室數歲世語曰太租下鄴文帝先入袁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珠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紹妻使令擢髮

以袖拭面容貌絕倫既還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紹妻也孔融與太租

書曰武王侯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租以甄傳事其謂書傳所記後見甄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

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祭別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顯驕將軍曹洪

傳暇往嗟祭祭不明而神傷報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還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

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暮夕赴期者數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

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溺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闕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闕言後必有充闕之異 後妻郭氏醋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

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卽

知后無子甚憂愛敬每勸暫之臨亡壽買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後事后不能用終至諫夷臣據傳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買后慈愛感懷豈當縱其妒悍自奔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莊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之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傳欲除之遣將軍何定趙紅而上壽以捕虎二千口供廚秀諫知謀遂來

歸化世祖喜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

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夏吏

郡向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

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瑛中看見壽說之悟懷

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

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潁陽人會祖暨魏司徒有高

行壽敦家風性忠厚登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握卵

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

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

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

秘之以女妻壽

郭子謂與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離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辛亥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諸林曰：雷有寵生，悒悒。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緣。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故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錄北郎

擇使者曰：日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

者曰：君侯傳古，顧今察，應照遠，願加三思。崇不熱，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

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建，歐陽堅

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甚，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諫岳以止足之適，及收與母別，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

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

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孽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璉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

矣。石崇素與璉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

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劉黎晉書曰琨與兄瑒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懿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書曰司馬

承字元叔。譙王。子也。爲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銀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爲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處也。死王事。義也。死承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驍。又攻承。王廙使賊迎之。驍於車敦賊。賊追驍。驍奔。驍曰。驍王。雖懿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

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

日。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處于石頭。會廣至。爾日。迅風飛厲。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倚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驍。吾所

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疆。汝兄弟尙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

忌驚號。抽刃而出。朝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豫會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八寶之士。景靈。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譙。

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

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

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褚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裒之口。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

其事。且王廙之嘗司馬承。遺通共惜修。驍兄弟。豈容不知法感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

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尙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絕。尙不同而兩不相協。述爲會稽。親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中尉。而足述不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尙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適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披於諛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基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遂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父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

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琬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琬曰。此日親君。何似胡廣。琬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就視首曰。卿何故趣

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翟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閭。庸尉所擒。初。道子與恭。恭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偏。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祐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氏。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口口意。脩母曰。豐寶視我如母。汝等親殺吾口相圖。脩乃止。